

讀
春
秋
管
見

疑園讀春秋管見卷之十三

慎齋維典徽五氏定稿

男紹邴孫

善

校字

定公元年

管見此前三年為昭公之終春秋於春王正月皆書公在乾侯欲以見昭公之未及薨時雖為強臣季孫所遷而究不可以以沒也及昭公薨於乾侯其弟定公立至此年夏四月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始即位而春秋於先數月已特書定公元年者亦謂四月即在此年之內昭公以去年終則定公當以此年始其即位之不免稽時雖為強臣

季孫所定而要
不可以過抑也

春王

〔帶見〕公羊傳云定無正月者即位後也。即位何以後在季氏也。趙氏恒曰元年正月即位即位者有國之始正月所以正即位也。即位則有書有不書元年之正月無不書者二年以後正月則有不書矣。魯於是曠年無君史雖追書即位後所改之年以繫前半年之月日而正月未即位實與他公不同故比於常年而以王三月繫執仲幾之事而不書正月也。按此年但書春王本以見定公之即位後而無正月亦即欲見兩時之有以制之使不得以年首即位。故元者實為季孫意如之罪耳。然其下即聯書三月晉人執宋仲幾於京師一似此年春王二字雖截斷仍可與三月通看春秋但誌晉人之無王無敢執宋仲幾於京師而已豈能遽知季孫意如之無君竟使定公元年不得正其

始而無正月哉。故公羊於此條特申之曰。定哀多微詞。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已之有罪焉爾。注謂主人指定哀其實於魯之。彌家亦總括於此。

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管見城成周之役。晉合諸侯之大夫。以去年冬圍事。以今年三月興事。傳謂宋仲幾不受功。晉人執之。是時魏舒早屬役於韓。不信而田於大陸。還及甯。遂卒。則是執仲幾者。韓不信也。韓不信為晉大夫仲幾。亦為宋大夫。以大夫而執大夫。固宜。直書晉韓不信執宋仲幾於京師矣。而春秋乃統書晉人者。以晉公蒞立纒三年。韓欲振先代父衰之霸業。其六卿彊而汰侈。無所忌憚。並不請命於晉侯。而敢擅行。末世冒義之黷討。則此以城成周而執宋仲幾於京師者。韓不信亦習是為常焉耳。夫安得不執晉之君與卿一概。貶以王法為之。削其爵而稱人哉。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卽

位

管見按昭公以去年十二月己未薨於乾侯則魯之逐其喪者其喪之至當不出今年正月外矣胡以及夏之六月癸亥乃得書公之喪至自乾侯也哉蓋季孫意如逐公而專其國已八年其使來逆公之喪者必並無逆其嗣君之言是孰為喪主而得以其喪至耶計前之謀去季孫起於公為而公衍不與又其初公衍先生而告公後於公為公為遂為兄至二十九年公自鄆再如晉次於乾侯乃賜公衍羔裘使獻龍輔於齊侯遂入羔裘齊侯喜與之陽穀公私喜於陽穀而思於魯曰公為為此禍也且後生而為兄其誼也久矣乃黜之而以公衍為太子此足以繼公之後矣而季孫亦惡其新有託於齊而欲與公為並廢之也於時公弟宋從在乾侯必將真幸得立以為魯自伯禽始封

子考公繼之考公卒則其弟煇公立是後魯之一繼一及
並由煇公始矣乃據以私請於季孫而藉其翼戴必遂先
有政惟季氏祭則以我之約焉既得達於意如意如亦還
自度竊謂乘此篡代非議必多不若依前專攬立一雖有
若無之君以掩人耳目此為計之得者於是使叔孫不敢
逆公之喪即投以已意語子家羈至則子家羈不見叔孫
易幾而哭叔孫請見子家羈子家子辭曰子為卿吾未得
見而從君以出今君薨未嘗命羈見子羈不敢見叔孫退
乃從容使人告之曰公衍公為實使羈臣不得事君若公
子宋主社稷則羈臣之願也又告之曰凡從君出而可以
入者將惟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之從政此時
季孫之願也羈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
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危而出者行可也
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不知其入也羈將逃也言訖其
於喪之當逆則不待更置一辭矣至于逆喪而喪至其誰
主之意爾日之公子宋聞季孫有使主社稷之言得踵煇

公以弟嗣兄之舊跡其退避者不惟公為即既立之太子公衍亦向隅而泣焉耳公子宋獨主歸公之喪豈不即謀放殯以發塗哉及喪至壞隤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隤反於是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既正棺乎兩楹之間季孫乃立公子宋為喪主越五日戊辰公即位則奉公子宋為在喪之君也考周書顧命及康王之誥成王以四月乙丑崩太保即以是日逆子釗於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定宗此以立喪主也至丁卯命作冊度癸酉御王冊命奉同瑁祭于殯諸侯出廟門俟王出在應門之內見諸侯諸侯布乘黃朱奉圭兼幣皆再拜稽首畢王釋冕反喪服是則即位為在喪之君矣由此以推天子崩諸侯奠其於即日立喪主者同之惟天子之嗣即位七日而殯之日諸侯之嗣即位五日而殯之日此為有異也然論其常則然若以變言之茲昭公之薨於乾侯已七閱月而喪始至有必立以為喪主者則以其喪至之日為始奠之日可矣既為喪主又必有即位以成在喪之君者亦仍以喪

至五日即為始。漢五日而殯之日亦可矣。但漢則非常春秋據事直書而貶意自見。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晉見將墓昭公傳。桓季孫使役如闕。公以將溝焉。注謂闕為魯葬公墓所在。公氏為公墓定。溝者欲溝絕其兆域。不使與先君同也。於時魯大夫榮駕鵠謂季孫曰。生不能事死又難之。以自旌也。後必或恥之。乃止。季孫又問榮駕鵠曰。吾欲為君諡。使子孫知之。注謂欲加公以惡諡。榮駕鵠復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馬用之。乃亦止。秋七月癸巳。墓昭公於墓道南。孔子之為司寇也。溝而合諸墓。按周官冢人掌公墓之地。為之圖。先王之墓居中。以昭穆為左右。此維定制。既久亦當變通。自王以推及諸侯如魯之公墓在曲阜縣東八里。起魯公以下至文公止。以後宣成襄三公之墓則在闕。屬今之汶上縣。距曲阜一百數十里。豈能合而為一哉。闕與曲阜之墓地既分。則闕之

宣成襄三公亦必各為之兆域也。惟是不離乎閭而已。今以定公元年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猶是閭耳。其為之兆域。非有以溝之而遂能離當亦不待溝之而始得合矣。以此核定傳文。其謂忍葬昭公於墓道南。本為欲溝之而始離。由左氏深疾季孫之惡而為之辭也。其謂不忍葬昭公於墓道南。必當溝之而使合。亦由左氏假託孔子之事而微其說也。惡可泥乎。至於昭公之謚。於謚法為美。當其將葬定謚。必季孫為主。非他人所得參之議者。雖其心欲以惡謚加公卒之。莫敢自逞。復何至先出其陰私以問之。大夫榮駕鵠耶。且所為榮駕鵠者。傳中惟此一見。殆亦魯廷習為阿諛之徒耳。其而止季孫之言。非實有也。不然。自公之孫於齊。以逮薨於乾侯。凡八年。季孫之強。疾無君。其為生不能事者。罪狀不可枚舉。胡以。不聞其放口以為之。故正哉。

九月大雩

立煬宮

魯見萬氏孝恭曰煬公伯禽之子考公之弟也魯之以弟繼兄而與益始乎此昭公之在魯已立公為太子及其居魯又然公為而立公衍則國固有適嗣矣季孫舍適嗣不立而立定公定公乃昭公之弟季孫恐人之議已於是而立煬宮其意若曰煬公以弟而繼兄魯一生一及之所自始今定公以弟而繼昭公則亦煬公之以弟而繼考公者也則舍公衍公為而立定公者非吾之私意蓋魯國之舊制爾按此年之立煬宮本出定公之意而季孫成之者也蓋自公薨於乾侯季孫欲並廢其二子公弟宋與幸得立乃溯始於煬公之以弟繼兄者私請於季孫季孫許之於是此年夏六月癸亥從公之喪至自乾侯遂以戊辰即位是為定公其即位之時在定公自度以為得有此位者由季孫之願為翼戴亦必由煬公之陰為祐助也因思創立煬宮以比於世室欲使我魯以弟繼兄之君或前或後

讀春秋管見

卷十三

定公二年

五

其世世子孫皆得奉煬公為不祧之祖也。云爾。夫煬公之廟久毀。定公由毀而忽立。立而與魯公武公之廟得比於文武世室者。參之為三。則欲憑以邀其福。俾得長主社稷。必足賴也。其意殷然。不可以已。因於喪次中。以語季孫。季孫亦以公之崇祀煬公。足為已身掩其擅廢立之跡也。以故秋七月癸巳。莖我昭公訖。即於是月。承公意以立煬宮焉。

冬十月隄霜殺菽

管見魯頌閟宮篇。植稗菽麥。菽麥亦有春種者。詩於黍稷重穰之下。先着植稗字。而後指言菽麥。則是為秋種者。特加分別耳。致菽類有豌豆。以其苗柔弱宛宛。得豌豆。又有蠶豆。結莢頗似蠶形。農書亦著其蠶時始熟。並於名蠶之意。通此。皆以八九月下種。與種秋麥同時。故他穀至秋。將刈。此方種他穀。至秋已老。此方種也。值詒定公元年秋。九

月大雪。以旱故則秋種之。穀未得播矣。或者大雪以後亦
有雨以應其求。則補種者。急乘此秋未盡之時。猶可及也。
至既種而生。復有此冬十月之霜災。乃至於殺。故馬春秋
書之。獨為殺。殺乎哉。其殺字中。固已有麥在耳。蓋殺生有
莖。麥生惟葉其始。種而尚穉者。麥視殺為尤。靡
靡也。獨書殺。殺則殺麥。不言可知。亦應通看。

二年

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管見。孔氏穎達曰。明堂位云。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
門。是魯之雉門。公宮南門之中門也。釋官云。觀謂之闕。郭
璞曰。宮門雙闕。周禮太宰。正月之吉。縣治象之法於象魏。
使萬民觀治象。鄭衆云。象魏。闕也。劉熙釋名云。闕在門兩

旁中央闕然為道也。然則其上縣法象其狀巍巍然高大謂之象。魏使人觀之謂之觀。是觀也。象魏也。闕也。一物而三名也。觀與雉門俱災則兩觀在雉門之兩旁矣。天之所災不可意卜。公穀言主災兩觀以門尊先門若災先從門起。又將何以為異。左氏無文。是災起雉門而延及兩觀也。按此書雉門及兩觀災說者以為魯僭天子之禮。春秋不直斥而因災表異使議禮制皮者考焉。就經文求之天子五門魯仍是三門耳。其中有雉門無應門與前之有庫門無臯門同豈嘗過制也哉。惟是設兩觀者以縣法示萬民其法皆本王章魯或因是以通稱象魏殆必有之。夫魏為大。名觀取觀義。春秋於魯之所為象魏者特以兩觀書亦未始不寓抑頓以崇天子之意焉。但其志災之本意則非為此。通計魯之書災者六。前當桓十四年御廩災。僖二十年西宮災。成三年新宮災。及今定元年雉門及兩觀災。厥後哀三年桓宮傳宮災。四年亳社災。皆舉其重者以志異。欲使當時後世之君得休然於廟社朝廷之故。以各致其

恐惟修
省也夫

秋楚人伐吳

嘗見趙氏鵬飛曰此楚人之伐吳以報雞父之役而召栢
舉之敗也二語實為扼要按昭公二十三年秋七月戊辰
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於雞父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
夏留由楚子居合其附楚之六國以伐吳也楚使六國為
前驅而楚師處後六國敗則楚師自後先奔故春秋書此
其絕無一字及楚者所以識其主兵伐吳竟如未嘗在師
中者然耳二十六年楚平王居卒其於雞父之役未得報
也子軫初立而吳以二十七年弑其君僚是為公子光父
圖篡代因楚之亡臣伍員進鱗設諸而弑之者至三十年
吳光遂滅徐徐子章羽奔楚徐為楚之與國而吳滅之楚
不及救乃欲卒報雞父之役為先君雪恥也又以吳為勍
敵非可輕舉更閱三年為今定公之二年及其秋而楚人

於是伐吳稱楚人則楚子不自將但稱楚人則並謂前此
頓胡沈蔡陳許之師為不足用矣然吳光長於用兵而聽
用伍員楚昭怯於見敵而委任費瓦伐吳之師終以敗聞
而吳之還伐楚者其克捷豈不操之券乎觀四年冬十一
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於柏舉楚師敗績楚費瓦
出奔郢庚辰吳入郢楚昭出走入於雲中盜攻之奔郢鄭
公闕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乃得免吳師退伍員復出平
王居之尸而鞭之以報父讐楚復何能以自振哉李氏廉
曰鯉書楚伐吳者七止乎此亦通前後觀之而得
其大勢即魏知此年伐吳而楚人之力為已竭矣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管見李氏廉曰鯉書新作南門胡氏曰書新有故也言作
創始也新作雉門及兩觀胡氏曰譏僭王制而不能革也
彼以本有而改作之其高大過常故曰創始此以既災而
復為之其制度無損故曰不能革謝氏曰延廡因舊而葺

之。故曰新南門雉門及兩觀。則去舊而為之。故曰制作其
說亦是。按此李氏之駁胡傳。主謝氏言。雖婉曲而義極直
截。

三年

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管見家氏鉉翁曰。意如死昭于晉。據定以篡。皆晉大夫為
之。羽。翼公如晉。至河乃復。意如所以操縱其君使之。一切
聽已也。按此稱意如之操縱其君。正當有說。按其請詐之
志。必私賂晉卿而使告之。以為前之公薨于乾侯。季孫守
國。公子宋結於逆喪之叔孫不敢報。逐昭公之二子。而自
主其喪。喪至壞墮。從公者皆反。獨公子宋先入。魯諸臣之
在國而未及從公者。亦不獲已而奉之。即位焉。及公即位
而其心亦屢危不自安。必須修好諸侯而後可。將修好於

諸侯尤須先朝於晉使晉侯為主。公得為賓以相酬接則成其為君而位當定是公欲假晉侯以成其篡代耳。奈何不以他故辭之。因是晉卿據以白晉侯。晉侯亦許之辭。故此三年之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二月辛卯邾子穿卒

管見前昭公二十七年冬十月邾快來奔。三十一年冬黑肱以濫來奔。快及黑肱邾之兩叛臣也。季孫意如皆納之。魯之於邾胡以畧無顧忌。若此哉。值茲定公三年距黑肱之來奔纔四年。距快之來奔亦止九年。而其三月辛卯邾子穿卒。秋葬邾莊公。並見魯史。而春秋不削。則有以弔其卒。會其葬者必矣。魯之於邾又胡以重為哀。邾若此。亦豈甚矣。至若左傳所載言邾莊公穿下急而好潔。其卒與葬之情事皆異常談。於經文正義無大關係。則存而不論也。

夏四月

秋葬邾莊公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晉見此非魯之會盟。乃邾子之乞盟也。邾至是亦已微矣。昭公二十六年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柝祥。此邾子即邾公穿也。今定公三年二月辛卯邾子穿卒。立邾子益。是為隱公即位。纔數月。其先君之自卒而莒魯皆無闕禮。邾子益即於秋莒莊公說。遂以是冬乞盟於魯。而托其國焉。則直以為尋柝祥之盟。亦有說矣。及其盟於拔也。拔之所在。杜注闕。或曰當在今兗州府境。則邾之說。盟于魯可知。惟魯卑邾子。殊惟魯公不聞蒞止。即正卿季孫意如亦未始樂于從事。以故此年冬特使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焉。爾然則謂此盟初無禘乎。非也。自既盟以後十

四年冬。邾子益來會公。十五年春正月。邾子來朝。五月壬申。公薨于高寢。邾子來奔喪。是邾子之事。魯為甚謹。而魯亦終定公之世。固未始有伐邾者。然則謂此盟竟有禘乎。亦非也。哀公元年冬。仲孫何忌伐邾。二年春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漵東田。及沂西田。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於句緡。既未審此年冬之盟於拔者。仲孫何忌將安所置之矣。而尤不惟此也。三年冬十月。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六年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至七年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夫非猶是盟於拔。及盟於句緡之邾子哉。此在魯哀公之聽於季孫斯。及叔孫州仇之黨於季孫斯者。姑無論也。獨思仲孫何忌兩盟邾子。中間三伐邾。一圍邾。而卒使邾子執歸於魯。彼其欺罔神明。習為無忌。故邾子敢於屬。屬詰之。仲孫何忌復將何辭以對耶。

四年

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管見自昭公八年楚子虔滅陳。至十三年而楚子居復之。於是陳侯吳歸於陳。在位凡二十四年。及茲定公四年二月癸巳卒。子柳立。是為懷公。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
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
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管見林注云左傳首稱四年春三月劉文公合諸侯於召陵謀伐楚也。則是役乃劉子為之耳。按此說最為得解。但經言侵楚。尙言伐楚。不得以侵與伐混而為一。劉子即劉卷。所以相敬王而黜王子朝者。敬王當立。稱天王。前昭公

二十三年秋。天王居於狄泉。於是尹氏立王子朝。及二十六年冬。天王入於成周。而後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出奔楚。值是年九月。楚子居卒。子昭王軫初立。吳子輒乘楚喪而使公子揄餘及公子燭庸帥師圍楚之潛。適聞公子先殺其君僚而自立。懼及。遂棄師而奔。揄餘奔徐。燭庸奔鍾吾。昭三十年。吳子使執之。二公子奔楚。楚子猶大封。與土田。定其所徙之居。將以拒吳。至周之王子朝立為王者。已四年。而出奔在楚。楚子以為苟能使之復辟。則得挾天子以令諸侯。諸侯其敢抗楚乎。故王子朝之在楚。及茲定公四年。既踰十年矣。楚子終匿之。殆以視吳之二公子。尤為奇貨之可居也。以是劉子廙王室之亂不終定。必使王子朝不得更察於楚。而後可。乃特假王命以命晉侯。使晉侯會諸侯於台陵。以共侵楚也。台陵為齊桓伐楚而楚乞盟之地。其威至今傳之。此會於台陵實亦兵車之會也。觀其卒稱侵楚可概見矣。至於不遽伐楚而以侵先之。試師也。後於夏五月。公及諸侯盟於臯鼈。則必有不止於侵者。

若夫諸侯侵楚而楚未聞有以禦之。則何以故。當是之時。所服從於楚者。有頓。胡。沈。蔡。陳。許。凡六國。初以從楚伐吳。致雞父之敗。楚師居後先奔。遂使胡子髡。沈子逞。滅殺陳。夏。鬬。而楚皆不救。因即叛楚而與晉焉。惟沈子嘉。猶未敢。顯背耳。故春秋於此定之。四年三月。書公會劉子。晉侯。宋公之下。間以蔡侯。書衛侯之下。間以陳子。書鄭伯之下。間以許男。書曹伯。莒子。邾子之下。間以頓子。胡子。而尤不惟此也。書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之下。終之以齊國。夏。齊為大國。敢抗晉。究不敢抗王。是以齊侯雖托故不至。而齊卿國。夏。則至焉。合之共十八國。入春秋以來。諸侯之畢集。未見其有同之者也。在王官伯之劉子。能使之有所徵。發而借來。亦必能使之惟所左右。而同聽矣。若因侵楚而楚執禦之一犯衆怒。族將直斥。羗之保利。王子朝者。例從於掩賊而名之。以主藏焉。法在不赦。因是而加之罪。相與奮揚天討。楚復何能支耶。計惟使此十八國之侵楚各還。其所得俘掠而還。則已。再按傳中記祝鮀私於莒。宏論蔡得先

衛之非繁稱遠引。以博成佞。甚宏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於蔡。然就經文求之。仍是書蔡侯衛侯卒。未嘗見其長衛於蔡也。初復何從得有先蔡於衛之說哉。是亦其所當辨者。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

嘉歸殺之

管見沈不會侵楚。蔡公孫姓帥師滅沈。傳文謂為晉人之所使。非也。由劉子以王命致討耳。蔡公孫姓伐沈而遂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說者即指為公孫姓之專殺。亦非也。並由劉子以王命加誅耳。按沈國在今河南省汝寧府之汝陽縣。與蔡逼近。故使蔡伐之。前昭公二十三年。沈與頓胡及蔡陳許並以伐楚。而會伐吳。鷄父之敗。沈子遲遂沒於半。及茲定公四年。王以劉子命晉侯會諸侯之師侵楚。而沈子嘉獨不會。是終委懷於楚之僭王。而絕不知何向。

於...之天王也。殺之亦宜。當其罪矣。或猶以沈子嘉微
弱而偏近於楚。其不會晉者。勢使之然。此特以曲說為之
解免。豈春秋
之大義哉。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臯鼬

管見此年三月。書諸侯會於召陵。侵楚。捉出。王官伯。劉子
則夏四月之滅沈。殺沈子嘉。此五月諸侯盟於臯鼬。皆劉
子為之也。得此頭緒。則傳說雖多。可不為所惑矣。臯鼬。杜
注。繁昌縣。東南有城。臯亭。按水經注。潁水逕臨潁縣。又東
南。逕澤城北。即古城。臯亭。今在河南開封府臨潁縣界。查
臨潁。今屬許州。其南為郟城縣。亦即古召陵也。上書會於
召陵。此書盟於臯鼬。地雖異。其相距特數十里耳。諸侯何
以盟於臯鼬。蓋以三月之侵楚。合十八國之師。同舉。楚不
敢出。亦足以威之矣。諸侯仍反於召陵。劉子必具其事。以
聞於王。王亦必有以致其罷嘉而錫之命者。其賞至在五

月諸侯皆自名。陵以急趨臯。臯而逐之也。因是而劉子復欲重之以盟。使自今以始皆戮力王室糾此王惡。其惟有永以質明神。此諸侯所為盟於臯。臯也。與其必蓄公及者何。定公在位四年。其三年正月公如晉。以朝焉。晉辭之。至河而復。幾於不得列。為諸侯矣。至五年而公以會諸侯於召陵。侵楚。即得以五月與諸侯盟於臯。臯。晉侯為諸侯首。王官伯。劉子。泄之。彼晉卿及魯季孫皆莫能間。公則是諸侯之因會而盟。本屬常事。而公直可視為不易得之數也。故春秋特書公及。以寓幸之之意云。

杞伯成卒于會

魯見此定公四年杞伯成以三月會於召陵。侵楚。以五月之盟於臯。臯而卒。不必以侵楚為之功。而其死於王事。劉子豈得不請於王以加之。恤典乎。回視前四月之滅于莒。獨自外於諸侯而不會。其國旋滅。其地頓沒。明鑒則不遠。

也孰得孰失何去何從
常不待智者而始辨矣

六月葬陳惠公

許遷于容城

帶見此定公四年許遷於容城無傳杜注亦闕其地名考
路史國名紀有庸城謂為定四年之許所遷也楚地今岳
之華容又小注垂拱二年武氏諱與雉之容成皆改增土
天寶復舊我定之六年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若
以華容為容城華容瀕湖廣之洞庭界在楚郢都荊州之
南鄭屬今之河南新鄭縣與湖廣之華容相距約千二百
里鄭豈能越楚都之郢以滅許並以許男斯歸之鄭耶是
必不然今綜許之前既三遷者遞推之許之本國為今許
州與鄭偕近鄭每侵伐不時許懼亡乃以故許易楚之葉
而遷之亦聊以圖存耳及昭公五年楚靈無道以許與陳

蔡聯三歲伐吳其卒皆不能以師會楚子憤甚遂於時之
八年滅陳又將以十一年滅蔡其間則以許遷於夷馬夷
為滅陳所并之邊邑在今江南鳳陽府亳州與州來之在
今壽州下蔡者壤相接至十三年經書吳滅州來得控楚
之要地夷復何恃而不恐耶是許之微弱雖不滅亦去
滅無幾何矣惟值楚平以詭道弑靈自立驟欲邀結諸侯
乃更舉靈王所滅之陳蔡而復之并欲以陳邑之夷為許
所遷者皆歸於陳其初意亦擬使許男反居於舊遷之葉
也而其時復有以葉為方城外之馬者不宜復以予許乃
因葉在南陽之北更令擇其粗可之處於南陽之西南得
白羽焉則今之浙城縣是已必楚之僻險磽瘠所在許能
憑以計長久利後嗣乎獨以安土重遷強為鬱鬱以處耳
及是定公四年三月王臣劉子以晉侯會諸侯於召陵侵
楚五月復盟諸侯於皋鼬許男皆在敵未始得歸且國噴
實主於謀遷而且定其遷所於谷城哉惟爾日之劉子為
王官伯受命專聞凡王之八柄如窮祿廢置于齊生殺皆

稱便宜從事許男乃以聞許於劉子殆謂許所居之白羽
楚地也居楚地而背楚從王大義當然但楚之憤許驛為
陵暴許復安所逃乎然則比於不知大義之沈子嘉頓使
國滅而身殺無以別矣其將何以處之惟公能滅沈豈不
能存許耶能殺彼沈子嘉豈不能生我許男斯耶若使
轉移間假沈所既珍之遺業授為許所有造之初基俾得
自白羽而遷於此為之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獨為王臣
不更為楚所牽制是則所深願也在劉子既滅沈殺沈子
嘉方圖置戍設監之必有以善其後也遂因許男請遷之
說而允之許之遷遷於沈耳而劉子既允其遷乃復錫以
名曰是城也當為容城亦欲著許之背楚從王志於振王
靈以佐天討自是受天之祐永言保之皆可於其城之名
曰容城卜之矣說文容盛也从宀从谷徐鉉曰屋與谷皆
所以盛受也增韻受也包含也以此推度則容城之名借
楚陪說而義益見蓋楚之僭王其為狹隘酷烈無一能容
所憑恃將安在與若成周之天王其為包涵徧覆固無一

不能容所托
庇寧有涯與

秋七月公至自會

晉見上於夏五月諸侯盟於臯鼬書公及者幸之也此於
秋七月書公至自會則亦幸之矣觀去年正月公如晉至
河乃復此獨欲見晉侯而不得其拂懣必甚也乃今年三
月王臣劉子以晉侯合諸侯凡十八國會於召陵便楚此
會之始事又以五月公及諸侯盟於臯鼬此會之終
事及卒會而至自會公之告至豈不大為暢適也哉

劉卷卒

管見劉本卷之封邑因以為氏禮諸侯不生名死則名之
內諸侯與外諸侯當同陳氏傅良曰王卿士有闕於天下
之故則卒之於襄王之難有王子虎焉於敬王之難有劉
恭焉君子曰王室其庶幾乎而無殺於周故特卒之也按

此於書卒之意為合。惟王子虎但書卒，劉卷則卒並書。雖同為春秋所褒，亦未可以一例觀矣。家氏鉉翁曰：劉子擁立二君，卒安宗社二百四十年，周家大臣未有其比。故特書其卒，葬此，論乃與書王子虎獨見其有大同而不盡同者。

葬杞悼公

楚人圍蔡

晉見左傳。楚為沈故圍蔡，是也。蓋頓胡沈蔡陳許六國皆前服於楚。至此年三月，王臣劉子會晉侯以下十八國於名陵，侵楚。惟心子不會，逃至國滅身殺。楚能不為沈報此怨乎？然其先之衛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實王臣劉子所命也。亦何罪於衛乎？惟沈最近蔡，而蔡忽與頓胡陳許之同服於楚者，皆背楚而從周，使沈之沈子嘉

孤危無以自立。因之滅則竟滅。殺則竟殺耳。當是時也。楚
虜十八國之侵。未必遂止。其籌備方亟。復何暇及於救沈
乎。值茲侵楚之師。還又聞王臣劉卷已卒。遂欲為沈子反
其誓於蔡。而因以振楚之勢。焉是固楚人所由圍蔡者。與
其圍蔡之志。必主於滅蔡亦。
執蔡侯申。以歸。而殺之。乃已。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管見鮮虞在今直隸真定府之新樂縣境。北狄之類也。入
春秋以來。書狄難者絕不聞。有鮮虞。晉獨何為伐之。前當
魯昭公之十三年。及十五年。晉昭侯夷立未久。一書晉伐
鮮虞。再書晉荀吳帥師伐鮮虞。亦校焉。思故其封疆耳。未
得志。晉侯踰年而卒。愆頃侯去疾之十四年。未嘗思有事
於鮮虞也。適值魯之定公四年。其三月。會諸侯于召陵。侵
楚。五月。盟皐鼬。及秋七月。而晉師之還。自會者。晉士鞅。敢
於晉侯。欲即因會師侵楚之終事。轉而為分師伐鮮虞之

始事，出其不意，攻其無備，固兵家之所貴也。且蔡師與沈師俱運晉荀引以爲助，必有裨者。觀於先之四月，衛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其威聲詎不足，以懾鮮虞哉？若因是而伐之，將以振興荀吳之廢舉，爲之恢拓，昭公之遺業，亦其機之可乘，而時之不可失者。晉侯許之，以故晉士鞅侈然欲駕於荀吳，衛孔圉亦躍然欲儔於公孫姓，遂相與帥師以伐鮮虞也。然春秋亦但書伐之而已，究亦何嘗得志也哉。

葬劉文公

管見凡春秋于列國諸侯，蓋皆稱公，則知內諸侯與外諸侯，庶不同者，不必別生辨論亦可。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

管見補正傳氏曰柏舉在今河南汝寧府西平縣本柏子國政路史國名紀柏皇柏後黃帝臣柏高春秋之柏子國楚滅之今蔡之西平有柏亭寰宇記九成云古柏國據此以推則古之柏國由來已久初不知為何代所滅也舉為取而有之之辭亦或因其得柏國而號為柏舉無不可者獨幸留一柏字以存其裔耳春秋時豈復有所為柏子國哉且柏舉在今汝寧之西平則與故蔡國之為上蔡及蔡平侯所徙之新蔡皆逼近以為柏滅於楚而直指柏舉之地為楚地亦未審夫柏舉在蔡蔡侯乃以吳子及楚人戰於柏舉則何以然也蓋此年秋七月楚人圍蔡其志固欲滅蔡即得以蔡侯申歸而殺之乃足為沈反其擊耳及圍之踰三月不克是為冬十有一月矣其圍蔡之師豈能遽解乎於是其先之三月中蔡侯既聞王官伯劉卷已卒晉侯不能獨會諸侯之師又此時晉之士鞅乃與衛孔圉帥師代鮮虞未嘗得志復何暇移師伐楚以救蔡耶乃滅今國中堅守固拒以老楚師獨以身乘間竊出乞師於吳吳

自汝州來以後。久有窺楚之謀。至吳光弼傳命立。踰關而
兵。楚之亡。臣伍員復為之。有勸無阻。蔡侯往請。適逢其會。
故雖非有救災恤鄰之實。而其欲以陵轡強楚。則勸勃不
可過矣。其曰蔡侯以吳子者。傳言吳師之來。舍舟於淮。汭
州來瀕淮。因以淮汭稱焉。屬今江南鳳陽府之壽州。由壽
州至汝寧府之上蔡新蔡。以郵程計之。起壽州一百二十
里。至潁上縣。又一百二十里。至潁州。又二百九十里。至汝
寧府。共五百四十里。不可比於通衢大道。蔡侯乃為前導。
使吳子所未經者。如就熟路。以遺其行。則謂其能左右之。
亦有合也。值茲十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於柏
舉。及猶汲汲也。與上以字串看。蔡侯利用急。而吳子亦惟
恐其緩云爾。楚人驟聞吳師至。遂解圍蔡之師。屯於柏舉。
以待焉。亦猶借以示整暇也。惟吳子之及楚人。不與期。戰
不使挑戰。輒以至柏舉之庚午。身先士卒。直前而奮擊之。
彼楚師之疲于圍蔡。吳能支。又其將蒙瓦不仁。其下絕
無死志。豈嘗及兵刃。接以成乎。戰哉。當其望風披靡。抱

頭鼠竄固于師之大奔曰敗績矣詩陳風言不績其
麻麻可績績者亂也楚師敗績其亂如麻夫非獨委
一楚將囊瓦以與吳耶於是楚師奔而囊瓦亦奔蓋恐被
擒于吳子耳其出奔鄭者凡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况楚
之軍法最嚴敗軍之將不死亦必殺之是不可以歸楚能
無出奔鄭乎鄭距柏舉纒二百餘里且當中國道固非
畏不能赴也但鄭已久不附楚又此年之三月師召陵
以侵楚鄭伯與馮亦屬楚之尊國而囊瓦借以逃死殆亦
所為挺而走險急何能擇者歟

庚辰吳入郢

管見楚昭信任囊瓦專以兵權委之初不知其無能而不
仁也圖蔡之役自秋七月至于冬十一月未能克蔡而國
猶不別欲得僥幸有功可借之以反命耳無何十一月
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於柏舉楚師敗績楚囊瓦

奔鄭楚之控劔已甚而吳子遂謀入郢殆亦必向蔡侯之
以之也計自柏舉之為西平者南趨約三百數十里及汝
寧之信陽州過武勝關直河南界思湖廣界更八十里至
德安之應山再過恨道關皆楚之險塞而絕無禦之者於
是復長驅二百餘里而及德安之孝威其西有河入于漢
江更由漢江以濟距楚都不過百數十里耳蔡本世服於
楚則今蔡侯之奔命至楚都者殆無寧日以是仍為之前
導使吳子所未經者皆如就熟路以適其行則何所留慮
耶楚當是時既以吳子柏舉一戰之威聲使之所在震恐
又旋聞其即當濟漢江以逼楚都之郢其神速亦初非所
料則直為之奪魄矣由是楚子自度以為乘此危急時暫
將營師期守城以放死彼皆怵于吳之猖獗無堅不摧師
必如柏舉之敗績將必如囊瓦之出奔其孰從禁制也哉
乃急去郢而走以避其難待楚臣之能者力圖其興復耳
于時申包胥在焉亦極知楚人之不可用必當外乞大援
乃不從王而獨如秦使郢都空其城以待吳子以故猶足

十一月也。自庚午及庚辰，饑十日有奇。而吳之入郢，直如入無人之境焉爾。

五年

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夏歸粟于蔡

管子云：禹貢言五服之甸服，曰四百里粟，五百里米，則是穀未成，米亦通以粟稱矣。其哭言歸粟者，謂魯自輸之，非由蔡之來乞耳。然入春秋以來，絕不聞魯有歸粟于他國者。此年夏之歸粟于蔡，若不獲已，則何也？石氏介曰：蔡為川尊而不能救，今見楚敗吳勝，乃歸蔡粟，徒畏吳而已。以災之實也，小惠不足貴矣。高氏闕亦曰：魯歸蔡粟，非六難而明其無也。蓋以蔡與吳相捷而敗，楚入郢，故魯以賂之，聖人所以追其意而罪之也。按二說得經文微。

自觀去年秋七月楚人圍蔡至冬十一月而圍未解其秋
熱之殺皆為楚師所飽則蔡之乏粟非天之降災乃楚之
加害也至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於柏舉楚師敗績楚囊
瓦出奔郢其日為十一月之庚午至庚辰而吳遂入郢亦
靡不由蔡侯以之則蔡侯與吳子皆在郢也郢之積粟以
供吳之軍食而外尚充然有餘而卒不能移以滋蔡之患
度亦吳子所竊為計及者適當此夏而魯為之歸粟于蔡
焉蔡侯喜而告吳子吳子聞之必大快曰是吾志也魯其
與吳已夫以此言之則謂魯之歸粟于蔡者其為畏吳而因以賂蔡豈不誠然乎哉

於越入吳

管見左傳曰越入吳吳在楚也吳以去年十一月敗楚入
郢入則以班處宮蓋十二月而論此年之春三月以及夏
楚未敢動其監吳國者當早令太子夫差主之亦竊料其
無後顧之虞矣惟是先今之六年而吳伐越越思報吳而

未得聞也。及此夏而吳子在郢。其強武果殺之士皆從之。知吳國內虛，乃乘是以伐吳，遂入馬侔掠而還。以稅吳之。實伐越而未得入者，此為勝之，亦足以云報矣。若夫越之入吳，而必稱於越者，杜氏預曰：於發聲也。攷越字之切音，其發聲為於，而越人之呼越其俗，久相沿為於。越與兩字名同，因習而不察耳。至春秋或書越，亦或書於越，皆疊元之，則復有說存焉。蓋以音不越于越而聯及者，則從本以不忘其初。如昭公五年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以子徐人越人伐吳。八年冬，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於越。三十二年夏，吳伐越，是已有為事起於越而特指者。則從俗名以深鄙其陋。如荏定公五年夏，於越入吳。及後十四年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吳子光卒。又哀公十三年夏，於越入吳。是已。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啓 此定公五年書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只與前昭公三十二年書十二月己未公薨於乾侯者對看。季孫意如之罪不容誅而殺保首領以歿。正可於其卒而改當時後世之詬責無已。不必從削以示貶之。例且季氏之專擅無君自季友以後。若季孫行父若季孫宿若今之季孫意如積久而愈甚。此下尤有季孫斯繼之。故春秋皆書其卒。欲使季孫氏之世濟其惡者終不可泯滅焉爾。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管見叔孫不敢。魯執政叔孫舍之子也。叔孫舍直諫忠貞。深惡季孫意如之專恣。無君不願與為同事。季孫亦謀去之。乃於昭二十一年。因晉士鞅來聘。使有司簡其牢禮。以怒鞅。魯遂為晉所罪。其二十三年。意如使舍為行人。如晉報聘。舍不辭。及見晉侯。晉侯責舍。亦不屈。晉執之。踰一年而乃得歸。既反命。却政府間居徐。以二十五年春去魯如

宋不復還。未幾而及九月，公為季孫意如所逐，而孫於齊。次于陽州，叔孫舍自宋聞之，憤不欲生。即於冬十月戊辰卒。君辱臣死，雖分固宜。然而先由季孫意如實構此難，以叔孫不敢當此彼，季孫意如者，夫非其父之讐哉？亦越三十二年，十二月己未，公薨於乾侯。其明年為定元年。季孫乃使叔孫不敢送公之喪，且令以從政誘子宗，羈並廢昭公。子公衍公為而立公之弟宋，以主社稷。逮六月癸亥，喪至。惟子家羈不應，其他皆如季孫之言，則不敢之。為意如所驅役者，亦何緣絕不嫌于忘父之讐也耶？徒以季孫前途昭公及八年而公客死，意如之在國，臨朝禮攝郊廟之祀，一切予奪廢置皆由之。今雖援立新君，亦不過惟命是聽。此而不為之打誡，效力胡以得國寵祿而綿世族乎？而孰知其大謬不然也。今定公纔立五年，其夏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矣。將何賴焉？俄而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亦隨以卒。其躬不保，還柩於地，下也。已可勝慨哉。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晉見去年秋七月晉士鞅以衛孔圉帥師伐鮮虞及今年冬晉士鞅又獨帥師伐之此其聯歲加兵殆莫幸於鮮虞之防禦前或加嚴而後亦稍疎耳然鮮虞初不往伐人固亦不謀報人之伐其國者有師來而為之備惟一於堅守固拒以靜待動而已故春秋於此二年中兩書伐鮮虞與前此之十二年書伐鮮虞十四年再書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同皆不言其伐之究竟則皆無功而還可知

六年

春王正月癸亥鄭游姑迎帥師滅許以許男

斯歸

〔管見〕鄭游速為游吉之子。其帥師滅許者，滅之於所遷之容城也。容城本為沈子國，在今河南汝寧之汝陽縣北。距鄭五百里，為通塗。由茲定公六年之前二年，王官伯劉子以晉合諸侯于召陵，侵楚，共十八國，而沈獨不會。劉子命衛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乃盟于臯鼬。許男斯請自楚地之白羽，以遷于此，而絕楚。劉子許其遷，而復為之，易以號曰容城焉。未幾而劉卷卒，晉侯不能以獨力更會諸侯於時，鄭與許為世讐，遂仇然欲修舊怨，乃及此年之正月癸亥，使游速帥師滅許，與前衛公孫姓之滅沈同。惟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此滅許以許男斯歸，猶未聞其殺之焉。爾然鄭何惜於許男斯而不殺之，以償沈子嘉哉。蓋所以殺之者，不明。殺而陰賊之，故也。昔昭公之十九年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即此許男斯也。其行弑以後，左傳謂其奔晉，晉何嘗見有止耶。殺梁謂其以國與弟也。止則天泣，歎飢，咄不容粒，未踰年而死。究之止何嘗死，又何嘗立其弟也。耶。止不奔不死而卒自立，亦易

其名止者以名斯由是在位十九年而人幾不辨此許男斯者即為弑其君買之許世子止矣異哉許世子止弑其君買實為弑之而特有如未嘗弑者然鄭游速滅許以許男斯歸實則殺之而復有如未嘗殺者然則許世子止之易名為許男斯其前之行逆事世秘今之受報事亦世秘也鄭死遣人飲之以藥而使斃一如其為世子而用以弑父者與

二月公侵鄭 公至自侵鄭

管見此侵鄭為公之志非由晉令也。蓋是年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即聯齊二月公侵鄭若緣許人告難于晉晉侯乃令魯以師侵之惡能若是速哉但鄭處于許而公必疾侵鄭者其志為何前公立三年以正月

如晉至河乃復則欲見晉侯而不得也。及四年三月會師于召陵侵楚。自晉侯而上有劉子。晉侯以下為十八國之諸侯。皆得周旋於戎旅間。又復以五月盟于臯鼫。軟血瘞。書中同好之誼。然則朝晉非勤也。所得示勤者。當因事以輸其力。不待晉令而先之耳。故值茲許之國滅。君俘。鄭實藐晉。以背臯鼫之盟。公即親以師從蒙晉之前。會召陵以侵楚者。用以侵鄭也。是雖無救于許。不猶足以取悅于晉哉。於時鄭自知其不直。不令禦公。亦料公之主於來侵。必莫能久淹于鄭。姑聽其有所剽掠而還。則已焉。因是而春秋書二月公侵鄭。族亦聯書公至自侵鄭與。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晉見左傳云。夏季孫斯如晉。獻鄭俘也。此得其實矣。蓋以今年二月公侵鄭。所借以取悅於晉者。即在是耳。至仲孫何忌之偕行。何又指為陽虎強使之。將以報晉夫人之幣。則見其確夫如焉。以獻鄭俘。當亦必無將幣晉侯之禮。

何況其夫人哉。竊意季孫斯新嗣其父意如為政亦欲因
獻鄭傳以自通於晉也。惟大國不可易。乃以仲孫何忌嘗
學禮亦守位久而措練特引之以為輔行焉。爾說者多以
一事而使兩卿為非體。然攷前襄公十四年正月。書季孫
宿叔老會吳子向。又前文公十八年秋。書公子遂叔孫得
臣如齊。以視今定公六年夏。書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者。
文皆大同而意各有屬也。若其屈同倫為副介。
魯固習實為常矣。春秋何暇一一致譏也哉。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犁

管見此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犁。據左傳所載。固由晉政多
門。凡諸侯之使如晉。倚以為主者。則私之。否則疾之。焉耳。
宋司城樂祁犁於此年秋為行人。以使于晉。晉趙簡子逆
而飲之酒于綿上。獻楊楸六十于簡子。其宰陳寅從樂祁
犁。謂之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又有納焉。以楊楸贖
禍。弗可為也。范獻子士鞅乃言于晉侯曰。以君命越疆而

使未致使而先飲酒不敬二君君不可不討也遂執宋行人樂和犁馬討前昭公二十七年秋晉士鞅宋樂和犁及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則此年樂和犁之如晉其必主于士鞅可知而其時之趙簡子輒伺其未至而逆之飲之酒于綿上受其所獻楊楸六十此在士鞅聞之必有惡於趙簡子也豈不即謀有以執宋樂和犁哉再討定公元年春三月以城成周故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趙茲既六年終春秋不復見其名氏殆即死於晉之執耳以故樂和犁之奉命未行其宰陳寅怵於仲幾之前事而為樂和犁危之必使見其子濶于宋公得以立後而始行也比及晉果為所執遂無望于生還然則是時之晉其往者為畏途其至者為亡地彼夫秦雄如虎狼楚惡如構杓吳毒如封豕長蛇晉之執政多門固各具其象矣可勝慨乎

冬城中城

晉見中城地名無可考。或言中與內一義。中城猶內城云。兩亦通。蓋城為外蔽。因之加慎。而增築重城于其中。借以屏障門之臨。衝道者。別為旁門。以通出入。有警則堅闔之。亦深體於勇夫重閉之意也。夫按前成公九年冬。城中城由畏楚而備之也。是年十一月。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莒在魯南。鄆之東。楚能伐莒。能無及于魯乎。傳稱八年秋。楚之申公巫臣亡在晉。晉侯使之如吳。假道于莒。與莒渠邱公立于池上。曰。城已惡。莒子曰。僻陋在夷。其孰以我為虞。對曰。夫狡焉思啟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其意。亦。即時指楚言。及明年而楚師至。莒之潰。與楚之入鄆。皆由其城已惡也。故魯起南鄙之防。與祝邱中邱以及諸。其迄還相屬。以東帶于莒者。城雖不惡。而復念中城之固。內以保其外。關係尤要。則並以備楚。而增修之矣。自成越裏。昭而逮茲。定公六年冬。魯更有事于城中城者。則又以畏吳而備之耳。此前之四年十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鄆。吳

辰吳入郢是楚之勢甚憊而吳之勢益張矣計先之昭十三年吳夷末滅州來二十四年吳僚滅巢至二十七年吳光弑僚自立以三十年滅徐徐距魯境不及五百里並屬通塗其能保吳之速入楚都者不亦旋思近入魯都乎哉是足知此年之城中城亟因舊之所增修而更加繕治非有他也亦以畏吳而備之已矣再觀去年夏魯於吳入郢之後歸粟于蔡說者以為畏吳而賂蔡也夫以歸粟于蔡而猶見其畏吳則此城中城之為畏吳者不益昭然大白耶也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

〔帶見〕此鄆在魯西與齊接境今曹州之鄆城是已昭二十五年九月公孫于齊次于陽州十二月齊侯取魯之鄆以居公二十八年公如晉次于乾侯其冬十月鄆潰公不復居鄆則鄆將為齊有矣故此定公六年冬魯更有事帥師

圍鄆也。圍鄆之役，季孫斯為主，仲孫何忌佐之。而春秋書此於季孫斯之下，但書仲孫何忌，無何字。杜氏預以為闕文，諸家多從之。殆未必然。蓋仲孫何忌前於昭之二十七年，公居于鄆，傅稱其與陽虎共伐鄆，以為意如逐公。左翼為之正其罪曰：何忌奉父命，學禮於夫子者也。禮莫大於君臣，而乃黨附季氏，殺耶孫，伐公，使公出，今昭公在鄆，公然與陽虎伐之，吾不知所學者果何禮耶？若何忌者，於父為賊子，於君為亂臣，於師為逆徒，與夏父弗忌同為無忌，憚之甚者也。此論據何忌之名，以立所任仲孫亦當俯首無辭，惟聖心深疾仲孫，何忌之無忌，猶欲使之易無忌為有忌焉，乃特去何字以一覺之，亦庶幾其改悔也。是固夫子所為不遺之教誨，若此者，不得以闕文畧過。

七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

管見許氏翰曰齊鄭之盟叛晉也。霸道廢諸侯散蓋自是中國無殷會矣。李氏廉曰此為齊景公圖虜彌之始而鄭實左右之自是以後有盟沙盟曲濮會安甫盟黃會牽會洸皆齊鄭糾合之事。此二說推論盟鹹之意極允。再按杜注鹹衛地。東郡濮陽縣東南有鹹城在今直隸大名府開州東南六十里則知齊侯鄭伯之盟于鹹。獨定盟所于衛地者亦欲衛為地主而使之共此盟耳。及盟而衛侯托故不至。惟使北宮結復于齊侯。齊侯怒甚。故下即聯書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也。時衛侯懼齊人之侵不已。而北宮結之執亦終無由自脫。乃故使乞盟于齊侯。齊侯怒遂解。故下復聯書齊侯衛侯盟于沙也。由是言之鹹屬衛地。經文以作指點之辭。並因以作貫串之辭矣。其可不

齊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

〔晉見〕此。前之四年三月。衛侯會晉師于召陵。侵楚。凡十八國。沈獨不會。晉使衛衎公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其五月。盟于臯鼫。及七月。晉士鞅復以衛孔圉伐鮮虞。衛之與晉。豈嘗敢有忒哉。纓踰一年。而齊侯與鄭伯盟于鹹。狄鄭伯之與許男。遷容城者。固亦同會于召陵。侵楚而復盟。臯鼫者也。值去年正月。鄭背晉而使游速伐許。以許男斯歸。公亦以爲晉而有侵鄭之役。是則齊侯欲爭強於晉。而鄭伯復背晉以黨齊。其徵會於衛。而衛侯不欲頓棄臯鼫之盟。以從鹹之盟。固其宜也。及衛使行人北宮結來謝。齊侯遂執之。而旋以師侵衛。是欲脅衛侯以卒盟矣。夫齊侯之侵衛。不必自行也。而其命實由於齊侯。當茲定之七年秋。齊侯妄圖復霸。報事強矣。以退。可無貶乎。周官以九伐之

潞王邦國暴內陵外則埋之。注稱內暴其下外陵其隣則
戮其君而置之空塚之地更立其賢者此即春秋所由削
齊侯之爵而書齊人者與

齊侯衛侯盟于沙

管見沙杜注陽平元城縣東南有沙亭晉太和五年秦王
猛一都慕容垂自沙亭屯山黃是也在今大名府元城縣
界按沙之在元城與鹹之在開州者相距不遠蓋並是衛
地也齊侯駐師于衛之鹹不執衛行人以侵衛衛侯能不
懼不乞盟于齊侯哉至其盟不於衛之鹹而於衛之沙沙
在鹹東殆亦由齊侯之稍為退舍欲示衛侯以不疑焉爾

大雩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管見齊侯之謀復霸。既結期以盟于鹹矣。由盟鹹而微衛侯不至。乃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衛侯懼亦放。及齊侯以盟于沙。而齊侯遂以魯近齊而遠附晉。欲以其脅衛者脅魯也。故不出此年之秋而齊之國夏報師以伐我西鄙焉。按去年冬書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以鄆本魯邑而為齊所有。乃特有事于國鄆也。然但書圍鄆而已。豈嘗得取鄆哉。鄆在魯之西鄙。然則齊國夏之帥師伐我西鄙者。殆謂鄆已屬齊。乃即聲言魯復圍鄆之罪。以為帥師致討之名也。其自鄆而使西鄙所在。緘默已可概見矣。

九月大雩

管見魯於秋書大雩。至九月而再書大雩。左氏以為旱甚。是矣。乃其中夾書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是魯民之在西鄙者。室如懸磬。野無青草。猶復加以兵戎之殺。傷俘掠也。彼齊侯之謀復霸。何並忘乎以力假仁。而反恃勢以為不

仁哉

冬十月

八年

春王正月公侵齊

公自至侵齊

二月公侵齊

三月公至自侵齊

管見公於此年春侵齊者再。以報去年秋之齊圍夏伐我西鄙耳。侵者潛師掠境不留不處。故正月公侵齊旋背公

至自侵齊。二月公侵齊。旋書三月公至自侵齊也。侵齊不
指其地。殆因齊之伐我西鄙而我亦遷伐其西鄙而已。齊
一伐而魯再侵。其報齊者欲過之無不及也。按定公既立
五年而季孫意如卒。其時有志振興。未始不以勤民定國
為息。然猶未用孔子則不知其道也。如去年以一秋而再
大雩。非為旱甚而憂民乎。然禮稱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
不敬。諸祀盡然。何況大雩。以享帝耶。至於今年之春。公再
侵齊。亦因齊有去年秋之伐我西鄙。乃亟謀報齊。以定我
魯國云爾。然月令書孟春之月。不可以稱兵。稱兵必天殃
為其變。天之生道。以備殺病農也。則推之二月三月。皆猶
是矣。而公之再侵齊。乃欲稍緩而不得。以視齊之前起兵
端。輒使國夏伐我。不顧魯之旱甚而肆虐其西鄙者。其為
殘民以逞。又豈有異哉。

曹伯露卒

管見曹自昭公十八年三月書曹伯湏卒。秋莖曹平公于午立。昭二十七年書冬十月曹伯午卒。二十八年三月莖曹悼公。其後悼公之子野立。是為聲公。立五年平公弟遂弑之。代立。是為隱公。前聲公不書卒。莖及隱公立四年。聲公之弟露。又弑之。代立。是為靖公。前隱公亦不書卒。莖惟靖公立四年。值茲定公八年。春三月。獲保首領以歿。幸得免於弑焉。春秋乃書曹伯露卒。至秋七月。並得書莖曹靖公。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管見齊之國夏復帥師伐我西鄙。以報此年春公之再侵齊也。無別義。

公會晉師于瓦

公至自瓦

晉地此定公八年夏齊國夏復帥師伐我西鄙以報公之
春正月侵齊二月再侵齊也公使乞師于晉以禦齊技魯
而期及于瓦以會之瓦杜注衛地東郡燕縣有瓦亭令直
隸大名府滑縣東南之瓦岡集古瓦亭也會者公重晉師
而越疆以逆之耳及期而公會晉師于瓦則何嘗見有晉
師乎晉師不至于瓦公亦知晉之前許會師而中止無可
待乃遂還魯而至自瓦也夫公會晉師于瓦豈不由晉侯
之許以師會哉其中止者蓋因晉士鞅沮之亦因季孫斯
仲孫何忌私賂士鞅而使沮之也計前定公初立受制於
季孫意如立五年而意如卒公以季孫斯新為政其久於
從政者仲孫何忌必黨之不欲使其權復下移故六年二
月公為晉侵鄭公自行焉特使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以
獻鄭俘而已七年秋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此八年正月
公侵齊二月公再侵齊亦自行也及其夏而齊國夏之帥
師伐我西鄙以報其再侵齊者殆視七年秋之來伐為加
甚公乃乞師于晉而往會于衛地之瓦亦靡不自行矣于

時季孫斯及仲孫何忌深慮公苟能會晉師或遂得志于齊而因之耀功于魯則國權將並屬公季孫氏將替仲孫氏不茲微乎乃巫私賂晉士鞅以沮晉侯以故公會晉師于瓦為虛往公至自瓦為空歸也與或以經無明文為疑應之曰此事以觀則得之如下書秋七月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晉師之行由士鞅則晉師之止亦由士鞅可知又九月書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以濟士鞅之師也于士鞅之侵衛斯與何忌輒以師濟之此必不由公命則於公之侵齊斯與何忌絕不聞其以師濟之此必急止晉師亦概可知矣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管見去年秋齊侯鄭伯盟于鹹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齊侯衛侯盟于沙是鄭與衛背晉而與齊矣以故

此年秋七月。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也。李氏廉曰。晉自定四年。會于召陵。侵楚之後。苟有事于諸侯。皆書侵。今年士鞅侵鄭。衛。哀七年。魏曼多侵衛。十年。趙鞅侵齊。十三年。曼多侵衛。豈果潛師掠境。與蓋義不足以服人。故春秋例之以無名之師也。按此于秋七月。乃書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則知夏之公會晉師于瓦。即聯言公至自瓦。固未始有晉師之來會矣。而左傳所載。則已稱晉士鞅帥師。苟寅救我。公會晉師于瓦。非其實也。且於公在瓦。而稱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雁。魯於是始尚羔。然此拒度當時晉卿汰侈。公室卑。其在國方。不知有晉侯。豈以師奔魯之急。而獨致禮於公乎哉。又曲禮云。野外。軍中。無擊以。纓。拾矢。可也。公在瓦。而晉卿見之。彼士鞅之徒。必講求於執羔執雁。以慎其辨。亦惡在其為果合禮耶。

葬曹靖公

九月葬陳懷公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管見左傳云。九月師侵衛。晉故也。按晉為統稱。當云為晉士。鞅故乃為得實。蓋士鞅先沮晉侯使公會晉師于瓦。而未得會者。由季孫斯仲孫何忌之私賂士鞅。而士鞅為之止晉師耳。及秋七月。而士鞅侵鄭。遂侵衛。非必微師于魯。而魯之季孫斯仲孫何忌。則以阿附士鞅。特急自謀。帥師以助之也。惟是起兵動眾。其籌備資糧器械之屬。不容苟且立辦。故其秋七月。晉士鞅之侵鄭。雖不及襄其事。至九月之既侵鄭而遂侵衛者。則猶有以並其力焉。爾。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

管見杜氏預曰。結叛晉也。按去年秋。初番齊侯鄭伯盟于曲濮。再書齊侯衛侯盟于沙。是鄭衛之叛晉而附齊矣。然踐

之盟衛侯不與沙之盟鄭伯不與則此年冬之衛侯鄭伯盟于曲沃者欲合鹹沙之二盟而一之馬爾再神鄭疆于衛足知此曲沃之盟乃衛侯之志固然書先衛侯本因其爵加於鄭伯亦著其盟倡於衛侯也衛附齊之大而復結鄭之盟其得以為失計乎哉曲沃杜注衛地蓋濮水曲折之處猶言河曲汾曲也在今山東東昌府濮州境

從祀先公

晉見孔氏穎達曰傳言順祀是從為順也文二年大事于太廟躋僖公升僖于閔上閔先為君退在僖下是逆也今升閔在僖上依其先後是順也廟主失次惟此二公故知從祀先公惟閔僖耳躋僖公指僖言之此不指言升閔者彼所升者止升僖公之一神不得指言僖公也今從祀之時閔僖俱得正位且以親盡故通言先公此言從祀躋僖公不言逆祀者此從祀因躋僖公之文故得畧言從祀至於躋僖公文無所繫不知逆祀何公且見是親廟不可

言先公故指僖言之而言躋也。然則此以親盡故通言先公。下桓公僖公災。彼亦親盡。言桓僖者。彼據災之所在。須指言其處。與此體例不同。汪氏克寬曰。三傳皆以從祔為順。祀閔僖二公。惟馮氏謂祔祭昭公。而文定引其說。薛氏高氏兩用之。今考之經。昭公之葬。稱謚。數已祔祭。祖廟而此從祀。不稱昭公。與閔二年之禘於莊公。書法不侔。則三傳似亦可通。按定公至此。即位已八年。而其冬以前。猶謂昭公之主。未祔於廟。必非事理所有。然則以此從祀先公。指為順祀。閔傳親盡。廟毀之先公者。其說最確。但後哀三年五月辛卯。書桓宮僖宮災。是閔公已入于所禘之廟矣。而僖公則別為立廟。以比于魯公之世室。初不與閔公同在其所禘之廟中也。何緣得而升閔。退僖。以使前之逆祀先公者。及今而順之。而稱從祀先公也哉。竊意祭有大禘。皇氏謂虞夏禘祭。每年皆為。非三年一禘之謂是矣。今國朝亦於歲終十二月。舉行。然則此從祀先公。特書於冬。蓋值魯之大禘時耳。其祀自惠公以下。凡廟之已毀未毀。

者皆合食于太祖之廟。則閔之與僖與定公相距踰五世以。大。裕。而。並。與。于。合。食。之。列。亦。足。因。之。正。其。位。次。而。易。前。之。躋。僖。公。為。非。禮。以。成。今。之。躋。明。公。為。如。禮。也。然。自。文。公。二。年。及。茲。定。公。八。年。躋。僖。公。者。既。歷。一。百。十。三。年。矣。而。乃。轉。移。於。一。旦。俾。閔。僖。二。先。君。之。祀。先。久。逆。而。今。頓。從。焉。苟。非。由。魯。用。孔。子。以。中。都。宰。而。進。為。司。空。其。孰。不。徂。於。逆。祀。而。莫。之。挽。乎。蓋。司。空。之。主。營。國。宗。廟。為。先。總。其。職。則。掌。邦。事。事。無。重。於。祭。者。故。春。秋。書。宗。廟。之。祭。特。稱。有。事。亦。復。稱。大。事。焉。且。致。祭。宗。廟。以。順。為。主。詩。云。惠。于。宗。公。惠。者。順。也。又。祭。統。云。賢。者。之。祭。也。必。受。其。福。非。世。所。謂。福。也。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之。謂。備。言。內。盡。于。已。而。外。順。于。道。也。上。則。順。于。鬼。神。外。則。順。于。君。長。內。則。以。順。于。親。如。此。之。謂。備。能。備。然。後。能。祭。孔。子。久。聞。文。公。之。躋。僖。公。者。欲。尊。其。父。而。不。順。於。道。其。時。偁。為。逆。祀。之。說。者。夏。父。弗。忌。縱。弗。忌。以。成。其。說。者。臧。文。仲。也。久。思。救。正。其。失。而。職。任。不。屬。無。如。何。耳。故。當。其。初。為。司。空。而。值。冬。之。將。舉。大。裕。必。帥。

其屬以理事典之有關於宗廟者乃即以逆祀宜更入告
極陳前文公之誤于夏父弗忌與臧文仲者以白公即宜
及是大禘之合食而於奉主入太廟之先使祝史告于閔
僖二先公自是復依世傳之叙為之位以無失其順焉則
文之逆祀先公實為不順於道者可以補過而公之從祀
先公得為無所不順之謂備者亦可以受福矣於是公許
之孔子即奉公命以行之所由來固無他也至若左傳所
載謂魯之家臣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孫輒
更叔孫氏已更孟氏十月順祀先公閔僖而祈焉辛卯禘
于僖公此因下審盜竊寶玉大弓其盜為陽虎遂牽合而
一是說耳按之疑義叢生不
勝辨為之存而不論則已

竊寶玉大弓

管見是時魯用孔子由中都室一年遂為司空又將使兼
司寇彼季氏之私臣陽虎專恣無法惟將不免於罪戾也

乃避孔子之傷而竊魯之寶王大弓以逃于齊焉。是當直斥以為盜矣。穀梁傳曰：寶王，封圭，大弓，武王之戎弓。周公受賜，藏于魯。或曰：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也。子孫世守，罔敢失墜。此亦見定公四年。左傳云：然，而究之以穀梁本說為是。蓋寶王為統稱，如詩崧高篇言錫爾介圭，以作服寶，則封圭之為寶王有據矣。必沾沾於夏璜也哉。又周書顧命篇言和之弓，以工繫之，則有着若此。大弓亦為統稱，則謂武王之。大武，告成，即以其戎弓稱大弓亦可也。必求古諸侯封父而辨其弓為繁弱以實之，不已近于鑿乎。寶王大弓在何所，頓使陽虎得而竊之，何氏休以季氏逐昭公，取寶王大弓藏于其家。陽虎拘季孫，遂奪而有之。此說於當時情勢為合。汪氏必附會左傳以為竊取於公宮，非取之於季氏，失之拘矣。至其竊寶王大弓之意，陸氏淳曰：陽虎之竊，固重器，將舉以賂外國而求容耳。是為得其情者，不必更以別解參之。

九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

得寶玉大弓

管見據明年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則此年之夏四月孔子既以司空兼司寇矣古者天子六卿其大國之諸侯惟司徒司馬司空三卿而止別設太史以當宗伯設內史以當冢宰也司寇無專職則使司空兼之皆見周書酒誥其司空兼司知者則所稱宏父定辟是已司空別號宏父與司馬別號切父司徒別號農夫同宏之為言寬也司空掌邦事事不宜于峻急故尚寬而曰宏父至其言定辟者辟法也周禮刑官之屬獄成而職聽於朝司寇斷其哭其

乃為定辟。此何以屬之司空也。以用罰者亦不宜於峻急而所尚在寬。故即司空之主事典亦主刑典而總稱之曰宥。父定辟。至秋卿以司寇名。注云。澤行攻劫曰寇。天下之亂未有不始於此者。故刑以懲寇為急。盜亦寇類也。今陽虎為盜而竊寶玉大弓以逃于齊。孔子為魯司寇其敢置而不問乎。亦熟料此時越疆追盜勢既有所不行且寶玉為魯之封圭大弓為武王之戎弓在他國皆為無用。尋當不求而自獲也。已而果然。蓋當陽虎去魯奔齊既至必舉所竊之寶玉大弓賂齊侯以求容矣。彼齊廷之臣有如傅稱鮑文子之徒者必止齊侯以為寶玉大弓本魯之封器故子孫世世守之以為重初非玩好之為良貨賄者比也。齊何愛焉。且魯以孔子驟為司寇其明罰勅法魯當肅然。陽虎之來奔亦是故耳。昔周公制周禮作誓命曰殺則為賊掩賊為藏竊賄為盜盜器為姦主藏之名類姦之用為大凶德有常無赦。今陽虎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若齊受其寶玉大弓而容之魯司寇固以

問齊將何辭以對齊侯然之於是不受其賂而囚諸齊之西鄙焉其意非欲久於禁錮亦欲使之自謀狡脫以竄入他國焉耳及此年夏陽虎將奔晉遠不可及欲先奔于宋焉乃因守囚者之得以賄動也賄之使緩其防遂奔宋其奔宋之時亦念此所竊之寶玉大弓莫能賂以求容而囚不免且為懷之有罪而討必及則使人潛入于魯之四鄙以棄而歸之穀梁以為魯人得之堤下蓋或然矣凡言孔子之所先見者既得寶玉大弓彼陽虎特一逸盜何不可聽其冥然一往以自求禍哉

六月葬鄭獻公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晉見五氏杜注晉地蓋晉大夫邲鄆午之私邑今直隸廣平府邯鄲縣西有五氏城亦曰寒氏城此定之九年秋齊

侯衛侯次于五氏。傳謂齊侯伐晉夷儀。攻襄公二十四年。並二十五年夷儀凡三見。本邢地。在今順德府。自衛文公滅邢。為衛地。非晉地也。何得稱齊侯伐晉夷儀哉。其時蓋因晉侯聲言伐衛。夷儀衛侯聞之。懼不敢。乃亟請師于齊。以問禦晉。而齊侯遂許自將以助衛侯。以故齊侯衛侯皆以師次于晉地之五氏。以待晉師也。然春秋但書次于五氏。則何嘗得見有晉師之伐夷儀者乎。是足知晉特虛張其辭。以給衛侯。即使衛侯告急于齊。以致其師。而並誤齊侯。馬。爾。衛自此前之二年秋。鄭伯與齊侯盟于鹹。衛侯亦旋與齊侯盟于沙。晉固深憤其從鄭附齊。以背晉矣。去年秋七月。晉士鞅帥師伐鄭。遂侵衛。是故也。今年秋。乃更以說道。給衛侯。而並誤齊侯。使其起兵動衆。親身奮武。而無敵可。則自茲次于五氏。以還。衛侯不得復請師于齊。齊侯亦不得復徇衛侯之請。以濟其師矣。于是衛之大。遂已失。而衛豈難圖哉。觀於明年夏。晉趙鞅帥師圍衛。較之前。士鞅之帥師侵衛。為加甚也。衛無他。象獨堅守不敢出。

聽其恣所
俘掠而止。

秦伯卒

晉見秦自秦伯瑩及秦伯緡以後其卒皆但書秦伯而不名。因其赴不以名而僭王禮故直書以示譏焉。然猶以其生前未僭王號也。若吳楚之君於生前已僭王號則又必各書其名。以抑之。使從諸侯之禮。固未嘗有書吳子卒於子也者。此春秋之例。不可以執一論之。

冬葬秦哀公

晉見秦伯之書葬自。此哀公始見前未嘗有之。

十年

春王三月及齊平

齊見先之七年秋。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八年春正月。公侵齊。二月。公再侵齊。夏。齊國夏復帥師伐我西鄙。此怨能遽釋乎。乃值茲十年春三月。而得及齊平者。孔子之為之也。蓋孔子以是時為中都宰。一年治化。大行。旋命為司空。得兼司寇。魯家臣陽虎惡既檢。懼罹于法。乃竊竇玉大弓。以竄身入齊。欲賂齊侯而求容也。惟齊侯適能聽諫。却其賂。而囚之西鄙。經數月。縱使奔宋。遂奔晉。魯亦即於昨九年夏四月。得竇玉大弓。由陽虎使棄於魯境而歸之者。孔子知齊侯之不貪貨。不保奸。為魯駭。蓋明有息黷。善濟之意。乃乘是請平于齊。為之釋近怨。而修前好。齊侯許之。以故於此十年春三月。及齊平也。平亦以盟。惟公不必與齊侯會。各使其介卿往來。奉約誓之。辭。詔明神以結其信而已。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至自夾谷

管見夾谷杜注即祝其也地理志濟南淄川縣西南三十里有甲山亦名夾山一名祝山上有夾谷臺為定公會齊處萊蕪縣有夾谷峪名勝志以為萊兵劫魯侯處庶幾遠今萊蕪縣有夾谷峪名勝志以為萊兵劫魯侯處庶幾近之趙氏匡曰經不書盟傳何得言盟黃氏仲奕曰齊景公欲搜晉之霸急於求諸侯以魯未附齊故成仇敵今既平而會將善魯以勸來者豈至以兵劫魯侯哉今觀左氏載犁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劫之必得志則是魯用孔子反為齊人所輕而名其變矣惡可信乎彙纂茶云左氏穀梁載萊兵劫魯侯優施舞幕下之事史記家語亦皆侈大其辭蓋欲歸功於孔子而附會之也夫聖人言語氣象自有感人於指讓周旋之間而加倍恭慢一時俱化必無兩君好會之地遽行誅戮之理左氏曰士兵之穀梁曰使司馬行法焉此武夫聞力者之所為而敢以

証聖人乎。齊師出竟，而要魯以三百乘從。是齊以縣鄙視魯也。平魯實甚。聖人必以禮拒之。安肯請汶陽之田而勞吾民以奉隣國。况汶陽既歸，則魯當共命。何以終定公之世。盟黃會牽，屢書于冊，而不聞魯為齊役乎。垂葭之役，齊師出竟矣。魯未嘗以三百乘從也。朱子以此事為附會。而先儒亦多疑之。故刪左氏及穀梁，而胡傳亦不錄。

晉趙鞅帥師圍衛

晉見去年秋，晉虛言伐衛，夷儀以貽衛侯。衛侯乞援于齊，而齊侯亦為衛侯所誤。於是齊侯衛侯次于五氏，未得見晉師而還。故此年夏，晉復圍衛。知衛侯不能更致齊師，遂使趙鞅帥師圍衛。不比于此。前二年之，士鞅帥師侵衛，已也。然春秋亦但書圍衛，豈能入衛取衛乎哉。雖使恣所俘掠，仍與侵衛無異。焉彼帥師者，趙鞅亦何以加于士鞅耶。

齊人來歸鄆讎龜陰田

管見胡傳云齊人前此嘗歸濟西田矣後此嘗歸讎及聞矣而此獨書來歸何也曰歸者讀而得之也曰來歸者齊人心服而歸之也鄆讎龜陰田杜註三邑皆汶陽田泰山博縣北有龜山陰田在其北也泰安州州境無龜山今龜山在新泰之西南泗水縣之東北蓋與泰安州相接也此辨龜陰甚悉至魯之鄆地有三汶陽之鄆北鄆也與西鄆之在今曹州府鄆城縣者及東鄆之在今沂州府沂水縣者亦不得混看讎見桓公三年齊侯送姜氏于讎杜注魯地濟北蛇邱縣西有讎亭今濟南府肥城縣西南有讎城是已攷地圖所列泰安之鄆與肥城之讎皆在大汶河之北新泰之龜陰又與萊蕪之夾谷皆在小汶河之北小北曰陰水北則曰陽故統以汶陽稱焉汶陽之鄆讎龜陰由自西而帶於東其夾谷亦介其間蓋頰汶陽故公會齊侯于夾谷而齊侯即以夾谷所聯綴之鄆讎龜

陰田使來歸于魯也。歸之自齊。故曰來。而其來謂之歸者。以汶陽之鄆。雖龜陰田。初本魯地。未審以何時為齊所有。及成公三年。當晉景之十三年。及齊頃之十一年。其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蒞孫許叔孫僂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卻克。衛孫良夫。曹公子貞。及齊侯戰于鞏。齊師敗績。至秋八月。晉倚晉勢取汶陽田。即取此。鄆。雖龜陰田也。未幾而成公八年。齊頃事晉甚謹。以致晉景復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於齊。則魯之鄆。雖龜陰田。先倚晉勢以取之。惡得不如晉今以與之乎。自後盡成之十八年。閔襄之三十一年。並昭之三十二年。而及定公十年。汶陽之田歸之于齊。既積為八十年矣。乃頓以此年正月。魯用孔子。而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孔子以司寇攝行。相害。彼齊侯景公在會。一若忘乎公之一再侵齊。而轉深悔於國。夏之兩伐我西。鄙有不難于對公。而獨甚難於對孔子者。於是乘公至自夾谷之時。旋使人來歸鄆。雖龜陰之田於魯。是即前成公所取之汶陽田。而復由晉令以歸之齊者矣。父

歸于齊而忽歸于魯魯久不敢往取而忽得齊之來歸以此念聖德之感乎足使齊侯回心易慮於廷臣不假商確亦不容沮止必獨行其可以對孔子之意而後即安夫豈任智者之所能測哉稱齊人者齊侯即令鄆謹龜陰之宰與民奉其籍以來歸耳故總以齊人概之與他處稱人為貶辭者不一例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

晉見郕為叔孫氏之私邑在今沂州東三十里郕之東南為今費縣相距九十里則季孫氏之私邑也魯三家之強季孫氏為最其宰私邑之家臣陽虎為最前季孫意如逐昭公公在外八年而客死則魯之臨朝布政及歲時郊禘大典季孫必皆攝行如魯君矣有家臣陽虎豈不常在右意如以抗於公臣哉費邑之宰益獨委諸公山不狃已可

及定公五年季孫意如卒立孫孫斯是年傅緡陽虎囚季孫斯而強盟之國將恣肆而執國命斷可知矣至十年魯先公之有逆祀者相沿既久由魯用孔子以中都宰進為司空領得轉而從祀焉陽虎無法惟孔子之將以司空兼司寇必執法魯無所容其身遂竊寶玉天弓以逃于齊也當先之五年六月季孫意如卒其七月叔孫不敢亦從之卒叔孫素阿附季孫借其勢彼其私邑為郈與費近郈宰侯犯亦效陽虎叔孫州仇莫能制也值是時孔子得行司寇事侯犯能不因陽虎之畏罪而逃以還自計乎乃乘此十年夏桓以郈叛將易民于齊於是叔孫州仇與仲孫何忌同帥師以圍郈焉特以郈城固未之能克也俄而為秋叔孫州仇與仲孫何忌復同帥師以圍郈焉仍以郈城固卒未之能克也郈為叔孫私邑而圍郈必以仲孫何忌俱者叔孫之嗣立猶新惟仲孫久於從政得依之以謀軍事焉爾故後之十二年夏叔孫州仇墮郈而季孫斯亦即因之以墮費其帥師者亦復與仲孫何忌偕也

宋樂大心出奔曹

啓見按此定公十年秋書宋樂大心出奔曹再書宋公子地出奔陳冬又再書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弔出奔陳據左傳做其事由皆瑣褻不足云且並有無事可言者試思樂大心為宋之戴族當昭公二十五年會于黃父其班位已參晉趙鞅衛北宮喜之間是本為世卿矣公子地雖非宋公母弟亦同父之弟也又况宋公之弟辰固實有為其母弟者乎至仲佗出自仲幾為莊族與宋之戴桓兩族而三亦世卿也雖石弔未詳所系然與仲佗聯行為宋公母弟所牽率要亦卿之貴者焉宋公之所借以撫宋有幾公子幾母弟幾世卿耶輒於自秋及冬之半歲中任情逼逐使之竄走曹陳將行不為留止既去不使召還以致十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弔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則亦叛矣由是大為宋患宋公何以處之觀後十四年秋但書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則

其他叛者大抵皆以宋師四年之攻討而誅殺之也嗟乎死者不可復生而於此母弟反之苟延殘喘終未聞其終之首卹于宋何其忍哉是當摘左傳一言以抉其情曰寵向魋故也

宋公子地出奔陳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

管子李氏廉曰謝氏云會于安甫以衛有晉難也此本前夏之晉趙鞅帥師圍衛立說實為有據當從之蓋去年秋齊侯與衛侯以師次于五氏談于晉之說言伐衛夷儀而衛虛驚也及今年而趙鞅圍衛受其賞禍不敢復告急于齊而齊侯亦莫由奔衛之急其可置若罔聞乎故及晉師之解圍去齊侯乃以其冬省衛之難而會衛侯于安甫以申篤賊之盟亦即徵鄭伯使同會于安甫以重締沙之盟也且是年春三月魯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夾谷齊侯即

使未歸，鄆諸龜陰田子魯當其會于安甫。齊侯于會中以語衛鄭，衛鄭必大感服而因是以守鹹沙之盟，將益固矣。安甫，杜注地闕，按此會以省衛，難為主，則安甫當在衛境。其鄭伯不親至而使游速攝行者，去年夏四月鄭伯薨，卒子勝立，或尚幼，亦或有疾故爾。

叔孫州仇如齊

管見叔孫州仇如齊，謝齊之來歸，鄆諸龜陰田耳，而傳說皆主謝致邱言。彼邱宰侯犯之叛，叔孫州仇與仲孫何忌帥師一再圍之而弗克，即使侯犯懼不能支而脫身奔齊以邱入焉。方未聞齊侯何以處侯犯，乃即謂齊侯已致邱于魯而魯謝之，揆之事勢其能以遽及乎。且魯受齊之來歸，鄆諸龜陰田未嘗遣使往謝而茲獨以叔孫州仇如齊謝其致邱於情，亦大乖矣。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

管見宋之主國政者。蓋樂大心為首。而仲佗石彊次之。宋公之弟辰及公子地。則其參焉者也。惟宋公惑于龍嬖。向黷心。欲以政委之。故親近大臣。皆為所誅問。使之側足無所。此年秋。初逐樂大心。出奔曹矣。旋又不止。公子地出奔陳。于是宋公之弟辰。以為公子地既出奔。我得安於入處。乎樂大心且出奔。仲佗石彊又得安於入處。乎足必當空。此政府以獨讓彼龍嬖。向黷矣。故經文於此年冬。蒙上樂大心之出奔曹。及宋公子地之出奔陳。而以宋公之弟辰。聯下仲佗石彊之同出奔陳。以從公子地者。中間特用一暨字。以通貫之。暨與一概之義相近。亦謂我宋之與政者。凡五人。不可忽有一人之不出。奔也。云爾。此其忿激為已甚矣。

十有一年

讀春秋管見

卷十三

定公十一年

四十一

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彊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

管見入于蕭以叛。蓋宋公之弟辰主之。而仲佗石彊公子地從之。故稱及焉。劉氏敞曰。穀梁云。辰未失其弟也。非是。公子不去國。而辰棄親出奔。挾黨為亂。以為未失其弟。何妄甚也。按此說極允。辰本宋公之弟。則不當叛先正其名。而以叛著其罪。春秋所謂不待貶絕而自見者。此類是矣。蕭本古蕭國。即今江南徐州府之蕭縣。在宋東南。鄰為宋附庸。至宣公十二年。楚子滅蕭。而蕭為楚有。及茲定公十一年。已歷九十八年矣。中間吳日彊。初以昭公十三年滅州。未二十四年滅巢。皆在蕭之西南。楚不得通于蕭。宋殆乘是以取之耳。後復值定公四年。而吳人郢破楚都。王走避吳。楚益微。則宋之有蕭。豈不忘其為楚地哉。但今之徐州為宋彭城。蕭縣距彭城纔五十里。志稱彭城為要害之

地同嶺四合其人挾尚氣節以武為俗蕭當同之則裁教之地也前成公十五年宋共公卒蕩山魚石為亂宋華元殺蕩山魚石出奔楚其黨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向從之逮十八年而魚石以楚子伐宋取彭城魚石與其黨遂復入于彭城此前事也今宋景公時溺于龍嬖向地初以昨定公十年秋遂樂大心出奔曹矣宋公之弟辰憤焉及公子地亦以秋出奔陳乃暨仲佗石弼以同出奔陳從公子地以視宋魚石之以其黨出奔楚者何以異焉亦越茲十一年春而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弼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以視宋魚石之以其黨復入于彭城者又何以異焉

夏四月

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帝見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弼公子地入于蕭以叛樂大心自曹入于蕭不書叛而其叛可知矣但入蕭以叛者自

春而樂大心以其秋入則亦
國宋公之弟辰必致之耳

及及鄭平叔還如鄭泣盟

管見魯及鄭平乃齊侯使之而孔子亦成之者齊侯先於
定之七年盟鄭伯于鹹旋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亦得
盟衛侯于沙遂欲以威脅魯而有國夏伐我西鄙之役及
八年春公睨月侵齊以報之齊復使國夏伐我西鄙如前
之無功而還魯豈嘗被脅以從齊哉逮孔子事魯以司寇
與政乃于十年三月請于齊而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夾
谷齊人來歸鄆諸龜陰田當是之時齊侯以為新得結魯
則與衛鄭合為四國之好而齊之霸業亦庶幾其可復矣
惟魯於六年二月公侵鄭八年九月魯季孫斯仲孫何忌
亦帥師侵衛欲其相與釋怨以敦好必有事于平也齊侯
又知鄭疆於衛獨先使魯及鄭平而衛亦將因其與鄭有
凶隙之罅而俱平矣此正與孔子前使魯及齊平之志合

於是入告于公。公許，遂得使叔還。如鄭、洺盟，以卒及鄭平也。凡平必以盟，不必兩君相見，但各使其臣往來洺盟，亦無不可。此年多，叔還如鄭、洺盟，則鄭之亦必有臣如魯、洺盟者可知矣。推之去年春三月，但書及齊、平，其在魯之使臣如齊、洺盟，與夫齊之亦必使臣如魯、洺盟者，概可知矣。孔氏頴達曰：世族譜云，叔還，叔弓曾孫也。又世本云，叔弓生定伯，閔生西巷，敬叔，叔弓曾孫。生成子，還，還為叔弓曾孫。

十有二年

春薛伯定卒

夏葬薛襄公

叔孫州仇帥師墮郟

讀春秋大旨見

卷十三

定公十二年

四十三

管見墮邱者，毀其城也。邱為叔孫氏之私邑。十年夏，邱宰侯犯叛，叔孫州仇以仲孫何忌一再圍之，而弗克。侯犯輒思以邱入齊，而借齊之勢以久據邱也。是年冬，叔孫州仇如齊，侯犯雖竊為邱之名籍以待，豈嘗遂得輸于齊侯哉？計圍邱之後，墮邱之前，其間為十一年，則侯犯或潛趨齊境，即緣齊國夏之先嘗兩伐我西鄙者，以達諸齊侯焉。爾然齊侯方圖復霸，其結魯者九年，囚魯陽虎而逐之，魯因得其所竊之寶玉大弓。十年魯及齊平，又以會夾谷而使來歸鄆，謹龜陰田，寧肯復容魯家臣之叛者而納其邑乎？厥後侯犯不知所終，齊侯殆以逐陽虎者逐侯犯而遂以其入邱之名籍致之於魯也。與及茲十二年夏，忽書叔孫州仇帥師墮邱，亦聯書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則何以有此耶？蓋魯之下陵上替，公初抑于三家之強，浸至三家亦抑于三都家宰之強，莫能制，以故邱宰侯犯叛，叔孫州仇以仲孫何忌一再圍之，而弗克，如敵國然。及侯犯以邱入齊，齊侯不納，而使致邱于魯，於是公為後圍而與墮

三都之謀以語一家。三家亦無他策不獲已而從之。因於
此年夏叔孫氏帥師墮郕。季孫氏亦與仲孫氏帥師墮費。
惟成宰公欲陽下首墮。仲孫氏亦任其倔強。而公特憤甚。
親待其師以固。成此足微墮三都之役其謀實首自公矣。
說者多謂孔子為魯司寇。與國政欲墮三都。殆不可泥也。
自古設險守國。以城為要。原其初之築。作為役極勞。而何
以墮之。觀襄公十五年傳云。宋向戌來聘。見孟獻子。尤其
室曰。子有令聞。而失其室。非所望也。獻子曰。我在晉。吾兄
為之。毀之重勞。以此推度。城之勞。與室之勞。其差數莫可
意料。毀室重勞。墮城乃可不重勞乎。不寧惟是。今日不知
重勞。沒以城固。則生奸。而遽墮之。亦或他日。雖知重勞。仍
以城毀。則招寇。而急繕之。其情事之謬。疾為己甚矣。又不
寧惟是。縱使三都盡墮。而三家之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
何忌。其疆不為之減。且墮三都而成。獨不墮。成之公。欽陽
既敢抗公。而傳亦稱費之公。山不狃。與叔孫輒先實帥費
人。以襲魯。彼郕之侯。犯雖去。詎無餘黨之尚存哉。至是而

魯之政不可為矣。孔子之舍司寇而去魯者，當亦早自決矣。故魯之墜三都，謂孔子當諫止公，而公不聽，則有之。謂孔子欲墜三都，固其所必無者。

衛公孟彊帥師伐曹

管見衛公孟彊帥師伐曹，以齊侯之令也。齊侯前得盟鄭，復盟衛，又新平魯會之，則其間惟宋與曹未得從，齊耳。曹視宋為弱小，故以此十二年夏使衛先伐曹，而衛侯乃以公孟彊帥師伐之也。至明年為十三年夏，孟彊復帥師伐曹，殆必欲稍曹以從齊而後已焉。及又踰年為十四年秋，齊侯宋公會于洮，宋亦從齊而齊侯復霸之謀，當自謂大勢已定，豈不足

以震耀於晉也哉。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管子傳稱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注謂三都為費郕成其疆以將為國害故子路欲毀之殊未見其必然今通觀傳文亦稱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入及公側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是時之子路將安在乎又子路為季氏宰憂費之強盛害國而旁及于郕成欲並毀其城焉及此年夏墮郕旋墮費而成獨不肯墮以至公親圍成其成宰公斂陽乃敢負城之固以抗公使公弗克而還。是時之子路又將安在。乎。從可知墮三都之舉非獨孔子無此謀亦子路之好勇習兵者所不願為也。

秋大雩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

管子見十年春魯及齊平使其臣泚盟也及夏而會于夾谷不再盟亦越於今凡三年又特書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

盟于黃則非淮盟之比矣。此本出齊侯之志欲其結魯者將益圍耳。張氏洽曰黃齊地亦不能確指度其遠近當與前夾谷相等。若前桓公十七年書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在今登州府之黃縣與此不同。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公至自黃

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管見成不肯墮而公自圍成為主墮三都之謀而不能以卒事也。其但書公圍成公至自圍成而不言弗克者欲以尊公而為公諱之耳。黃氏震曰邱費之墮非公之能也叔孫季孫憤家臣之叛已而自欲墮之也成之不果墮非公之不能也家臣與孟氏此而仲孫自不墮也。

十有三年

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

晉見杜注垂葭改名則氏高平鉅野縣西南有則亭今屬
兗州府濟寧州按垂葭在濟寧濟寧距兗州府纔六十里
自府又東及四十里則為魯都之曲阜矣衛在魯西晉又
遠在衛西左傳乃稱齊侯衛侯次于垂葭欲伐晉之河內
彼齊師不次于衛乃次于魯其何以及晉乎又齊以衛同
伐晉不使衛進趨于晉而轉使之却屯於魯夫非以疲衛
乎是必不然致春秋地名總載垂葭列在衛地當從之九
年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五氏為晉地備晉之伐衛夷儀
也及昭十三年春齊侯衛侯復次于垂葭垂葭為衛地則
以十二年夏衛公孟彊帥師伐曹欲脅曹以從于齊齊
令也曹不服乃以令十三年夏復使衛伐曹仍以公孟彊
帥師伐之惟此者伐曹師較壯當其春也齊侯先與衛侯

同次于垂葭以為之岸。援固即期公孟張之陣師。伐曹者必有以服曹而使之。舍晉以從齊也。與。

夏築蛇淵園

〔管見〕水經注蛇水又西逕錡城西左傳所謂蛇淵園也。京相璠曰濟北有蛇邱城城下有水魯園也。今蛇邱故城在濟南肥城縣南按定之十年夏齊人來歸鄆謹龜陰田即汶陽田是矣。謹亦在今肥城境其地與鄆與龜陰同稱汶陽田大抵皆為生穀之土齊歸以田而魯築為園其可乎。又明一統志古蹟載蛇邱城在今曹州定陶縣界即魯蛇淵園按曹州今陞為府即周初曹叔振鐸之封國定陶距府只五十里在春秋時知其必仍屬於魯矣魯女得越疆而築于曹之定陶以為園哉。竊意昭公九年冬書築郎園此季孫意如為之非由昭公也。郎園本前築而復以築言者謂其依郎園而加廣終以周堵視舊為倍之。遂創立二名曰比蒲曰昌間焉。及茲定公十三年夏又書築蛇淵園。

則季孫斯為之亦由定公也其量地以筭並依部圖而獨加廣於比蒲昌之外同緣以周埒計與前增築之二圓有其半焉不別為新名而以其間之俗傳為蛇淵者名之曰蛇淵園云

大蒐于比蒲

管見凡田事春蒐不及冬狩之威入春秋以來田繁於公皆曰狩如桓四年之公狩于郎莊四年之公及齊人狩于禚是已季孫氏以大夫專兵柄輒用師以田乃特取春蒐之義名之曰蒐其冬狩最盛之虛名則以讓之公耳如昭公八年秋書蒐于紅是其微矣至八年冬季孫意如築郎園十一年五月書大蒐于比蒲又二十二年春書大蒐于昌間其于蒐更稱大者季孫氏將中軍則叔孫仲孫氏所領之上下二軍皆得統之其田獨以中軍則稱蒐以中軍兼上下二軍則其田稱大蒐亦欲擬于冬狩之大閱也其僭侈復何加焉及定公五年六月季孫意如卒立季孫斯

於時定公亦有志振作。旋用孔子為中都宰。一年治化大行。進司空。魯之先公有逆祀者。相沿既久。孔子正之。而使得從祀焉。將為司寇。魯盜陽虎懼不殺。為孔子所容。遂竊寶玉大弓以逃於齊。齊逐之。魯亦得寶玉大弓。於是明年及齊平。孔子相公。與齊侯為夾谷之會。齊亦旋歸鄆。誰龜陰。田于魯。魯將日。與季孫斯亦不肯。違孔子而使之不得行。其志也。值是年。邠宰佚犯叛。以其邑入齊。徒幸齊侯之不納。而以邠致諸魯耳。此豈可長恃乎。因之公以三都之宰。所負固者。惟城墮之則姦可不生矣。以語三子。三子亦苦于無策。以戒其叛。遂用公謀以行之。在孔子必入諫。公不聽。以為三子無異議。又何復問之。以言耶。及叔孫州仇墮邠。季孫斯亦即與仲孫何忌墮費。而成宰公飲陽謂仲孫偽為不知。表將不墮。激公自圓。成而弗克。則成存而。邱費幾于為墟。季孫之與叔孫必悔其誤于公。而深咎公之失圓也。魯之君臣。由此有隙。其政尚可為哉。以故孔子舍其司寇而假他故以去魯也。孔子既去魯。季孫無所顧。

忌遂至惟所欲為。既於此年夏築蛇淵園。不恤勞役。復為之大蒐。于此蒲震耀威武。靡不踵前季孫。驚如之迹者。而公固將曰。即于微。弱以待終。原已矣。

衛公孟彊帥師伐曹

晉見此年夏。衛公孟彊帥師伐曹。其春因有齊侯與衛侯為之聲援。同以師次于垂葭也。曹人聞之。猶敢直抗。公孟彊而不顧哉。此其必使行人入于衛師。即輸其附衛從齊之意。由公孟彊以達齊侯。衛侯于垂葭者。不言可知矣。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晉見世族譜。趙衰。趙夙之弟。夙後六世為趙午。其封邑為邯鄲。哀後六世為趙鞅。其封邑為晉陽。定公十年夏。晉趙鞅帥師圍衛侯侯懼。以五百家貢趙鞅。鞅置諸趙午之邯鄲焉。越定之十三年。鞅欲自邯鄲徙之以實晉陽。謂午而

許之。午謀諸父兄，不許。鞅以午為晉荀寅之甥，寅又為晉士吉射之姻，輒疑午有貳心，沒將以邲。邲為晉陽樹敵也。乃召午而囚於晉陽，且殺之。鞅在晉，晉荀寅、士吉射憤，遂為午而伐趙鞅之宮。鞅奔晉陽，入據其私邑以自保。荀寅、士吉射帥晉人圍之。晉陽固未之能克。春秋書曰：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據王氏樵之說申之。邲、鄆、趙午無罪而趙鞅專殺其心已無君矣。拔荀寅、士吉射不請于君而招伐之，其為有罪固然。至趙鞅亦不愬于君而遽與晉陽之甲以抗荀寅、士吉射之圍，此其陰營窟宅，急則鋌走，因之亂國震主，悍然不顧是非，叛而何哉。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晉見晉之荀氏起于荀息，至荀林父將中軍，則別為中行氏。又荀林父之弟荀首，字知季，其後復別為知氏。春秋則獨書荀氏而已。其別氏為中行，為知者皆削之。晉之有士氏，初為周杜伯之子，隱叔奔于晉也。及士會為道邑大夫。

亦別為隨氏。後又食邑于范，復別為范氏。春秋亦獨書士氏而已。其別氏為隨者，皆削之。殆欲以抑世卿之彥，侈而使從其朔耳。是時晉卿彊甚，有趙鞅之專殺趙午，亦即有荀寅、士吉射之擅伐趙鞅矣。連圍晉陽而弗克，莫遂私情，實干公義，其悔不可追，而其罪復無可解。知盡計窮，惟是帥其國晉陽之師，潛趨晉之東鄙，而入於朝歌，以叛亦庶幾其借以緩死也。自此長解晉都，以卒為亂人，其勢則然急何能擇哉。汪氏克寬曰：朝歌，衛之舊都，衛徙楚邱朝歌後屬晉。

晉趙鞅歸于晉

管見經於趙鞅荀寅、士吉射並書叛而獨於趙鞅書歸，其誠意已見。趙鞅何以得歸，左傳云：韓魏以趙氏為請，此其緣矣。李氏庶曰：晉六卿荀氏有二，荀寅為中行氏，荀躒為知氏，士氏與范同宗，即范氏也。此外則韓氏、魏氏、趙氏、荀

士二家自此入於朝歌。以叛遂亡。知氏亡于春秋之後。故止韓趙魏三卿分晉。據此則晉之六卿彊盛。晉侯特擁虛位。固已。其六卿亦每互為傾軋也。左傳稱韓簡子不信與中行文子之為荀寅者相惡。魏襄子曼多與范昭子之為士吉射者相惡。其荀氏之知蹤亦黨于趙鞅。與韓魏氏無隙。與荀士氏並有忤焉。惟趙氏韓氏魏氏其相結最固。故趙鞅既入晉陽以叛。而韓之韓不信及魏之魏曼多猶必共為之請。而使趙鞅復歸于晉。不至如荀寅士吉射之既叛。卒至無因以得歸也。彙纂案人臣之罪莫大于叛。春秋所必誅者。趙鞅專地以叛。結韓魏以脅其君。復歸于晉。聖人書之。所以譏晉侯之失刑而三卿分晉之禍實始於此。公穀不察。謂趙鞅以地正國。陸氏淳曰。非叛君也。孫氏復曰。此王法所赦也。劉氏敞曰。其忠義正恃也。謬妄相承。不可以訓。今並刪之。

薛弒其君比

管見薛弒其君比其詳未聞故稱國鄭氏玉曰薛比之弒三傳不載其事不敢妄說按之正所以說春秋也

十有四年

春衛公叔戌來奔衛趙陽出奔宋

管見按此年秋書衛世子朝賸出奔宋即聯書衛公孟弒出奔鄭則此年春之書衛公叔戌來奔即聯書衛趙陽出奔宋傳皆謂衛靈寵南子之故蓋有據矣靈公在位四十二年以哀公二年夏卒距此定公十四年只三年有奇耳其荒淫不哀如詩所譏老馬反為駒者近之所內寵南子復外寵子朝凶之宮廷無所禁制南子見子朝而亦寵之或遂聞其醜聲出焉其時衛有公叔戌者為衛公叔文子之子傅利其富而誘靈公惡之及茲而憤于夫人南子之有所私欲使其黨趙陽帥徒以擊走子朝夫人殆因子朝之密告遽以愬于靈公曰戌將為亂其辭亦必指其富而

讀春秋管見

卷十三

定公十四年

五十

駟之為亂本以激怒靈公也。至趙陽為衛趙燧之孫黨于
成說者並斥為親富不親仁。夫人愬成之為亂豈得不亦
愬趙陽之為亂黨而期並逐之乎。以故此年春衛公叔戌
來奔。衛趙陽亦奔宋。特由靈公惟夫人之言是用。頓使公
叔戌之與趙陽皆不
得容於衛有必逐者。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
頓以頓子牂歸

管見杜注謂頓為汝陰南頓縣。今河南陳州府項城縣北
有南頓故城距府約九十里。其府城即陳都所在。昔信公
與楚成同時陳屢圍頓。頓子迫于陳乃奔楚。楚以師圍陳。
納頓子於頓。事在僖之二十五年。而頓至今存。值茲定公
十四年二月辛巳乃有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
以頓子牂歸。則頓於是亡矣。夫豈楚以吳之入郢不甘終

于不覲而思振之姑。以此陵暴小寡為之志哉。說于經文
首書楚公子結而即以陳公孫佗人次之。是則陳之志耳。
蓋兩時之諸侯皆叛楚。惟陳則事之如故。乃以頓之偪處
每抗頓而不相下。採謀請師于楚。以厚積其勢。俾得一舉
而滅頓焉。既而頓即以此竟滅。公子結執頓子將以歸于
楚。其頓之國土則盡以歸陳。使公孫佗人收其名籍。俟歲
時以供楚之賦貢而止。楚不能越國鄙遠而陳則放封歸
以利社稷。亦當自謂為得計矣。然究之。楚何怨于頓。亦何
德於陳哉。計楚自敗績。栢舉而吳入郢。大為挫衄。不出師
者既十年。而陳復藉其力以滅頓。頓猶無足云也。獨曰。僖
昭公八年。楚子虔圍嘗。以師滅陳矣。為之執陳公子招。殺
陳孔與。滅後五年。而值楚子居漫興圖霸。欲因復其滅國
以求得諸侯。乃使陳侯吳復歸于陳。不然。前豈尚有所謂
陳而不問于今所滅之頓乎。此尤為近事之可鑒者。且自
此徵之。於後。哀公九年夏。楚人伐陳。十年冬。楚公子結帥
師伐陳。十四年夏。楚公子申帥師伐陳。徒伐之已耶。其志

因將滅陳。楚若伐陳不已而滅之。則陳之以此年假楚滅
頓而有其地者特如寄耳。陳滅而陳皆復入于楚。頓將焉
往。

夏衛北宮結來奔

晉見左傳北宮結來奔。公叔戍之故也。注言結亦黨于公
叔戍。公皆惡之。按衛當是時靈公罷夫人南子。南子又罷
宋朝。雖在世子蒯瞶亦將厠足無所則先之。遂公叔戍。
遂及趙陽而又旋及於北宮結。亦不必他求其故矣。

五月於越敗吳于檣李吳子光卒

晉見於越。杜注越國也。帝少康之庶子。封於會稽。今浙江
紹興府。按越之切音。其發聲為於。惟越人之呼越。發聲太
重。遂相沿為兩字。名耳。春秋越與於越皆見。若事不起
于越而誤及之。則從本名。以不誤其初事實起於越而特

指之則從俗名以深鄙其陋也。左傳云：吳伐越，越子勾踐
入吳，乘吳子之入郢而在楚，構其虛也。吳能不思有以報
越乎？及茲既十年，而吳乃伐越，其志死必期滅越而始足
以報其入吳也。與然越子勾踐禦之，非惟敗吳于槜李，而
吳子光之自將亦以師敗而傷，遂卒。是吳子志於滅越以
并其國，初不料適然自滅而以殞厥身矣。其春秋特書此
者，蓋以弑君之賊多不得討，而吳子光竟不免焉。是足快
也。計昭公二十七年夏四月，吳弑其君僚，由吳子光以力
士鱗設諸操匕首以刺之者，僚弑而光輒自立，亦據位十
九年矣。以此年夏五月伐越，而為越所敗，傳稱越有靈姑
浮以戈擊吳子光，傷髀，指旋卒。吳子光弑僚而越人
乃如為吳討賊靈姑浮亦與鱗設諸同強靈姑浮之戈亦
與鱗設諸之匕首同利，此吳子光之所絕不料而亦必不
可逃者，人為之乎。天為之乎。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

公至自會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管見牽杜注魏郡黎陽縣東北有牽城路史內黃西南三十里有故牽城今故牽城在內黃之西南潯縣之北二縣屬直隸大名府潯縣為漢黎陽與內黃縣絕壤據此則牽必在衛地其為牽之會者則齊侯之志也以衛為之地主公特因齊侯之微以赴約耳齊侯何以為牽之會以定之

七年秋初盟鄭伯于鹹旋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亦盟衛侯于沙十年春魯及齊平夏會于夾谷十一年冬並得盟公于黃也他如是年夏衛公孟弼帥師伐曹十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夏衛公孟弼復帥師伐曹曹不敢抗其國衛以從齊必矣但未盟焉爾鄭衛魯言並從齊惟宋

不與齊侯知其不可以師之侵伐齊也。乃期公與衛侯以會于牟。欲使通其意于宋公。即得合周以東之諸侯。自齊與魯衛鄭曹五國更益以宋為六國。相與修好。無間豈不盛哉。既會而公遂至自會。當急與卿圖事。命棠齊侯之意為之。書辭孫而說遣行人奉束帛。以致諸宋公。魯與魯亦同。宋公固必許之。於是。以復齊侯。從可知。此年秋。齊侯宋公會于洮。此其緣矣。至左傳以夏之公會齊侯衛侯于牟。及秋之齊侯宋公會于洮。皆為謀救。范中行氏。即為謀救。昔荀寅士吉射之入於朝歌。以叛者也。是何說哉。不加深辨可矣。洮。杜注。管地。今山東東昌府濮州南五十里有洮城。亦作桃城。水經注云。桃城亦曰姚城。因水而得名也。

齊王使石尚來歸賑

管子 穀梁傳。石尚士也。天子之大夫不名。周官大宗伯之職。賑。賑之禮。親兄弟之國。注。謂社稷之。賑。曰。賑。宗廟之

勝杜氏預云祭社之內以蜃器盛之故曰服是足以
抄矣按此年書天王使石尚來歸服其寄慨為至深遠惟
王氏樵曰周魯之交止此書天王止此天子之在者惟祭
與號歸服之後無書焉王室益微矣由此申之周室之受
命定鼎承天為宇疆地為土及茲衰微日甚其御宇亦眇
矣惟是虛擁至尊之號者猶得於歸服稱天王焉其有土
亦僅矣惟是空主大社之祭者猶
得於天王稱歸服焉可勝慨哉

衛世子蒯瞶出奔宋

管見劉氏敏曰左氏叙蒯瞶事曰蒯瞶欲殺夫人夫人啼
而走公執其手以登臺太子出奔宋子謂蒯瞶雖不善謀
安有此事哉且殺夫人蒯瞶獨得全乎彼所羞者以夫人
名惡也如殺其母為惡愈大反不知可羞乎劉氏絢曰蒯
瞶出奔春秋不去其世子者衛侯之罪也南子之惡亦已
甚矣其欲去世子之意亦已明矣如哀姜亂魯驪姬亂晉

若此比者不辨矣。而靈公聽南子之譖，謂刺嬖欲弑其母，不能為辨明，以致其出奔，非靈公之罪，而何？鄭氏王曰：刺嬖無弑母之事，二別辨之詳矣。或者猶疑于成陽速之言，不知誰人之意，詎太子以證其事，此殺人之所為。世常有之，合夫人之意，詎太子以證其事，此殺人之所為。世常有之，太子告人曰：成陽速禍予，謂其証已也。今台觀三說，蓋世子刺嬖，無若夫人何深惡子，刺欲殺之。子朝乃使成陽速容以世子欲殺夫人告夫人，憤而怒於靈公。靈公怒世子，刺嬖乃出奔于宋耳。宋本南子之家，則世子之母家矣。其出奔於宋者，世子度其可以見諒於宋，亦猶憶他時之得困以復其國與。

衛公孟陬出奔鄭

晉見高氏閔曰：比年志公孟陬帥師，此衛國用事之師。靈公疑其為刺嬖之黨而逐之耳。按此說為得其情。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管見前于十一年春書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彊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則亦叛也既踰三年為今之十四年乃書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則知宋之討叛久罪人皆得惟宋公之弟辰猶乘間以窺于魯耳然已與宋長辭蕭可無患前之祭於是乎終矣。

大蒐于比蒲

管見此及去年聯書大蒐于比蒲大蒐為季孫意如大閱狩田之名比蒲亦由意如所增築於即園以備大蒐者季孫斯踵而行之不間歲蓋自孔子去魯德化不行而季孫斯專以震耀威武為務故然。

邾子來會盟公

晉見或氏仲炎曰邾子來會公者會公于比蒲也其不言
公蒐于比蒲者公雖在比蒲而治兵之事實三家主之公
不與也邾大蒐于比蒲是季氏合叔仲二氏而大討三軍
遂以得田也亦必請于公以准觀焉故公在比蒲而邾子
固以來會公耳曲禮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相見于卻地
曰會注言相見及期日也卻地為閑隙之地大蒐于比蒲
其地不得與閑隙同而邾子來會公者殆以公先徵會于
邾子有期日適以季孫氏之欲大蒐而公在比蒲邾子亦
不獲已而就公以會之與然定之三年二月邾子穿卒邾
子益為嗣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汶是邾子既結於魯
之私家矣及茲十四年而邾子來會公于比蒲三家皆在
焉必將疑邾子之於魯有舍私家而託其國於公室者至
明年春邾子復來朝夏五月公薨于高寢而邾子並未介
喪其親暱何以加諸故當哀公元年冬仲孫何忌帥師伐
邾其因嫌生憤以肇兵端者固不料其族至有如此

城莒父及霄

管見莒父及霄注皆指為魯邑之在今莒州境者。雖無確證。殆亦不出魯都東南郟之外矣。然入春秋以來。至此亦既二百二十五年。魯都之東南郟。自西起於季孫氏之甯。以東及於叔孫氏之郟。其間有度地錯置。俾得相依為輔。車者如城。祝邱。城中邱。城諸及防。皆先後見於經。豈復除此。莒父及霄之兩邑。猶以久無城而待城乎。竊意此年之城莒父及霄。即悔十四年之墮。郟墮費為誤於公之失。國也。乃更加之繕修。如其舊。特使郟城新其名曰莒父。且使費城新其名曰霄。馬耳。郟費為賜邑名不得改。而城郟城費。必別為之名者。其意亦思宣吉於國。以解前之墮。郟墮費。非欲墮而廢之實。欲因墮而新之也。墮非與缺壞同城。亦非與補葺同。大興工作。氣象雄於前。有光於後。無患惡。可不別為之名。以誌所始哉。又汪氏克寬曰。莒比蒲城。莒父及霄其事蓋皆在冬。但脫冬一字耳。按此年無冬字。

春秋固自譏焉。曷譏乎。大蒐于比蒲。乃季孫與叔孫仲孫主之也。改周官之法。天子於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田在魯之用。天子禮者。惟公得行之。彼三家之稱大蒐。實擬於公之冬狩。故稱其蒐之名。不冒公之狩名。而以其蒐為大。則猶與公之大閱狩田特繫之于冬者。並大也。以是欲抑其大而不書冬也。與至此年之城莒父及霄。適當冬時。而亦不書冬。則何以故。凡以國故勞民。師為最。次則城也。人君設險守國。邑亦如都。有弗獲已。而公命城之大。約以冬為得時。謂其不妨三時之農務耳。若茲之城莒父及霄。非即叔孫氏之城。師與季孫氏之城。費哉。叔孫州仇。季孫斯皆用公謀。而帥師隨之。族獨逞已。私而騷衆城之。其強疾無君為已甚。又何有於民焉。故雖及冬而城。特因以營私。初非得如公家之設險守國。有所弗獲已。而猶可以時使其民為不宜盡沒也。以此言之。大蒐于比蒲。與城莒父及霄。說者多以經無冬字為闕文。究屬未審。

十有五年

春王正月邾子來朝

管見去年冬魯大蒐于比蒲。公在焉。而邾子來會公。公益以禮接之。以視前仲孫何忌之與邾子盟于拔者。必務為汰侈。以張私室。卑小國。豈嘗得如會公于比蒲之款洽哉。故及今年春正月。公復能致邾子之來朝者。職此之由耳。來朝不必定以正月。惟諸侯之事霸主。五歲而朝。則以正月為甚。謹焉。從可知邾子之會公于冬為未久。而旋於踰年之正月來朝。亦極意以尊公矣。當其來朝。公與邾子揖讓周旋。以入以出。其饗燕贈賄。度亦與他國之諸侯相朝畧同。此盟邾子于拔之仲孫何忌所必嫉也。至魯之季孫斯叔孫州仇。更彊于仲孫何忌者。而得冀其忍憤休容也與。

鼯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管見范氏竊曰不言所食食非一處而致死也改本草云鼯鼠至小如蚤黑色俗稱蝟毛蟲其甚苦能致牛死趙氏匡曰常怪鼯鼠食郊牛致死上元二年因避地旅于會稽時有牛災小鼠噬牛繞傷皮膚無不死者按此稱小鼠非如蚤黑色之為蝟毛蟲者不可指為鼯鼠須辨之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管見去年二月辛巳楚公子結及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楚子不親行而使公子結又有陳公孫佗人相從帥師此陳伏之憤于頓而請楚師以滅之也既滅頓公子結執頓子牂歸于楚其地則皆以歸陳惟令佗歲時之職貢以結楚焉爾及此年二月辛丑楚子自將滅胡以胡子豹歸則執其君而並殲其地也必為之置戍以守矣胡在今江南

潁州府其西距蔡平侯所徙之新蔡屬今河南汝寧府者約三四百里東則與今江南鳳陽府之壽州壤相接壽州即吳所滅之州來地也前定之四年冬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柘舉楚師敗績吳遂以入郢楚不能遽報吳其能終忘情於蔡乎觀明年為哀公元年正月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此其情矣惟吳入郢之年其二月晉侯因到子以會諸侯于召陵侵楚蔡侯及頓子胡子皆與焉頓雖屬陳而在今陳州府之項城縣亦偏近蔡之北鄙先既以去年狗陳侯之請而滅頓矣而其將以明年圍蔡者乃復亟乘今年以滅蔡東所結之胡令其無可借助而蔡孤也不寧惟是蔡侯之以吳子敗楚入郢其委身事吳者既歷一紀楚苟有事于蔡蔡或告急於吳吳必應亦必命使州來之衆屯胡東者救之值茲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置戍以守則自州來及胡即今之自壽及頓也其間纔一百八十里去蔡尚遠直走則扼其前經過則躡其後吳師雖銳豈得長驅迅邁以赴蔡之援哉作如此說彼楚子

滅胡之意當

不外是也。

夏五月辛亥郊

管見高氏闕曰魯郊當在孟春今以改卜牛在滌三月故至五月乃郊。汪氏克寬曰經不書卜郊徐彥疏云言郊則其卜吉可知夫正月改卜牛若在滌三月則當四月郊今郊以五月蓋卜以四月郊而不吉又卜五月必龜從而後郊也。按明年為哀公元年正月龜食郊牛改卜牛下書夏四月辛巳郊則汪說為辨。管

壬申薨于高寢

管見高寢蓋路寢之外有別寢非一。此特名之以高寢耳。嘗見亢倉子全道篇云定公使叔孫氏因陳大夫致亢倉子待以上卿之禮亢倉子至賓于亞寢凡稱亞者亞于高也。是不可據彼之所為亞寢以推見此之所為高寢乎哉。

鄭罕達帥師伐宋

管見此年鄭罕達帥師伐宋。非有他怨。蓋憤于宋之獨不親鄭耳。初齊侯以晉衰而有復弱之謀。自定之七年秋。與鄭伯盟於鹹。始也。旋亦執衛行人以侵衛。遂得盟衛侯于沙。因之八年冬。衛侯與鄭伯盟于曲濮。是為衛之親鄭。矣。十年春。魯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夾谷。猶未盟也。十一年冬。魯乃及鄭平。使叔還如鄭。涖盟。是又為魯之親鄭。矣。至十二年冬。公始會齊侯。盟于黃。十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夏。齊侯再以衛之公孟弼伐曹。曹服。即因衛以從齊。齊未嘗與曹盟。亦並未嘗與會。則知曹之小弱。固無足云也。夫豈患其不親鄭哉。惟及昨十四年五月。由公會齊侯。衛侯于牽。其秋。遂得齊侯。宋公會于洸。雖未及盟。而周東之諸侯六國如環。皆齊所聯屬。亦庶幾有霸意焉。惟鄭之助齊。其始也。宋之亦與齊。其終也。會洸既一年。而未聞宋有親鄭之意。或如前衛之盟曲濮者。又或如魯之平鄭而

使叔還泚盟者夫非併齊之大恃宋公之尊而小齊四卑
鄭君其氣勢等列即將與曹之有曹伯一例觀耶此所由
鄭之思逞其憤如不得已而必使罕達帥師以伐宋也與
是師實為無名乃直同於聲罪致討而稱伐則鄭之侈張
為已甚矣。

齊侯衛侯次于渠蔭

管見左傳云齊侯衛侯次于渠蔭謀救宋也渠蔭杜注宋
地按此年夏鄭罕達帥師伐宋宋必告急於齊衛也齊侯
衛侯自將救之其事即在魯郊五月之後魯如氏卒之秋
七月以前其於宋亦甚勤矣然卒之特稱次于渠蔭豈其
欲救宋而畏鄭故沮止弗進哉蓋由鄭之罕達開齊侯衛
侯將以師至而遂先帥其師以去宋耳伐宋之役本為宋
之獨不親鄭故是私憤也及齊侯來救宋則鄭師去之一
似不敢背賊之盟以抗齊侯者然其衛侯同救宋則鄭師

言卷之九 三
並去之。又似不欲背曲。濮之盟。以侮衛侯者。然遂使齊侯
衛侯來次于渠蔭。亦旋反自渠蔭。皆無所咎于鄭也。是足
徵鄭之侈張已甚。而其行之以誦詐者。為尤甚矣。

邾子來奔喪

管見去年冬邾子來會公于比蒲。今年春復以正月來朝。
及五月公薨于高寢。而邾子並來奔喪。必由定公之待邾
子厚。而邾子之用情于公。乃益加厚耳。然而過於尊
公。則三家之所深嫉也。自是而後邾子其危已哉。

秋七月壬申妣氏卒

管見魯之妾母稱夫人。其卒稱薨。其並稱小君。自僖公之
母成風始。其後宣公之母敬嬴。襄公之母定姒。昭公之母
齊歸。並因之。又魯之夫人。不從君謚。而別為之謚者。起于
桓公之夫人文姜。其後妾母為夫人。亦因之。如懿氏為敬

藏必氏為定姒歸氏為齊師即明微也。今定公以此年五月葬有妾姒氏生子繞四歲當嗣定公。及七月而姒氏亦卒。至明年為哀公改元之年。其正月始考卽位。則哀公並有喪。凡八閱月。固未嘗得立為在喪之君矣。乃復先於姒氏之卒。正其為妾母。不稱夫人。卒不稱薨。葬不稱小君。不別為姒。則誰之為之耶。其必由三家之強。疾蔑視嗣君而賤其所自出。故相與持此議耳。豈誠為魯夫人之從紀名號久乖。特欲力為更定也哉。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滕子來會葬

管見趙大鵬飛曰。大之比小。春秋鮮能定公有之。而邾子來奔喪。滕子來會葬。說者皆議邾滕之非禮。而吾于此見定公之能仁也。按

此論所見較廣。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
乃克葬

啓見宣公八年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此年之葬定公亦同惟日中與日下昃小異耳左氏皆有傳其本傳曰葬定公雨不克葬事禮也注謂襄為成義雨而成事若汲汲于欲葬然以次日雨霽而葬得必誠必信之道故曰禮也此其申明傳意為最確不必更以他說參之再按敬嬴為夫人定公為國君魯恰有此兩事得並見於春秋既不得謂夫人之葬日或可權宜罔君之葬日必難遷就矣由此以推則自國君而及卿大夫士以下其謂庶人葬不為雨止者雖見禮記王制其信然與

辛巳葬定姒

管見此所稱定似與前成公之妾襄公之母稱定似於其為謚同而所由以得謚則有辨蓋彼乃別自為謚而不從於成公之謚此則但從定公之謚而非別為之謚也庸可混乎。

冬城漆

管見去年冬叔孫州仇城郕而新其名曰莒父季孫斯城費而新其名曰宵皆以前之既墮而城之也至仲孫何忌之比于成宰不肯墮成公憤甚以師圍成雖弗克亦當以環而攻之不無缺壞也於是仲孫何忌並加繕修而即為之新其名曰漆欲使自桓公至今有季孫叔孫仲孫之三冢其冢舊據費郕之三邑其邑之城復得新標莒父及宵與漆之三名亦庶幾乎鼎足固峙終得與魯俱長云爾若夫去年之城莒父及宵春秋不書冬以示譏及今年城漆而復書冬者則又有意存焉蓋欲見此城漆之實為城成乃三冢之仲孫何忌為之也觀先之夏五月公薨秋七

月姒氏卒。九月，莒定公及定姒、哀公以四歲在喪，猶未即位。則其冬之城漆者，即為仲孫何忌之城。成為漆，與叔孫州仇之城，卽為莒父。季孫斯之城，費為霄。三家並同一心，必可知矣。舊說或因襄公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間卽來奔，遂指此漆為邾邑。魯果得有邾之漆乎？縱使有之，至茲既歷五十八年，而始城漆，亦何計之遲也？且是時邾子來奔，喪必送其塋。小之事大，其恭順無以加。惟三家以其過於尊公，而深嫉之。觀哀公元年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邾不敢敵也。二年春，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邾取漵、東田，及沂、西田。邾子乞盟。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三年秋，季孫斯卒。冬，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豈常顧盟哉？惟四年、五年，帥不及邾耳。六年冬，仲孫何忌伐邾。七年秋，公復伐邾。時公方十歲，則亦叔孫州仇、仲孫何忌以之也。八月，遂入邾，以邾子益來。夫非即此來奔定公之喪，而亦送其塋之邾子哉？在三家固早，然其為孱弱易制矣。尚何所悼于邾，必因此兩國喪之甫畢。

通城彼舊為荆邑之濠以當保作也耶詩大
邢常武云王舒保作軍壘曰保築軍壘曰作